

傳傑四小

二

唐祝
文周
小四傑傳

第十一回
神前拜佛驚見便傾心
初入試場高才奪魁首

祝天生見過了瘦美人趙小姐。認爲確合是美人的啓禱。她的羞點。便妙在一個瘦字上。她若不瘦的話。怎能顯出婷婷孌孌的風采來。又因美人也對他看過二眼。心中好似着魔樣子。也想跟到財神廟去。再看她一看。那知祝僮過來。說是沈老爺非常着急了。天生不免嘆了一口氣道。沈家叔父。如今在什麼地方呢。祝僮笑嘻嘻道。被小人用了一個調虎離山之計。把他調在大殿外面。便是方才看費舉的地方呀。小人叫他老等在那邊。還說你沈老爺倘跑開了。小人尋到了相公。不是又要來尋老爺嗎。沈老爺嘉獎小人。言之有理。其實免得小



主人。見了沈老爺。有許多地方要不自由呢。祝天生笑了一笑。卽同祝僮一路出去。走到大殿上時。瘦美人母女。早已上轎出外了。大殿上頓時現出冷靜氣象。原來那些油滑少年都已跟去。倒見一隊隊的鄉下姑娘。走進殿來。小祝趁此機會。也抬頭看看許多燈彩。五光十色。果然少見。那時沈福也尋到殿上來。見了祝相公。也道。小人找得好苦呀。家主人急得已在頓足哩。天生道。你們主人。現在那裏。你快領着我去罷。於是沈福就在前面。引領祝相公出了大殿。從人堆中擠了半天。纔到賣拳場子旁邊。沈亞峯一見天生。忙問賢姪。你在那裏啊。倒使愚叔萬分着急咧。天生道。方才只爲被人擠住。後邊人如潮擁。小姪也只得乘着人羣。向前亂走。以致走到後殿上去。要想回轉。豈知又被許多少年。把去路擋阻。休想可以轉動得身。等到那燒香女子去後。人羣便散。這種舉動。據小姪看來。很不雅觀呢。沈



亞峯嘆道。世風不古。人心日非。像愚叔年少時候。浮滑少年。還不致像目下的多。那有結隊成羣的蜂擁而來。蜂擁而去。成何體統。可嘆世人。只知會養兒子。却不知養兒子。還要教育兼重呢。沈福道。請老爺還是往火神廟去罷。那邊的燈彩。比這裏好得多。聽說都會活動的。沈亞峯點頭稱好。但又吩咐沈福祝僮。你們二人。只須緊隨着祝相公。那邊一定更加擁擠。深怕擠散了。又要到處找尋。累我擔憂呢。沈福連連答應。大家走出東嶽廟去。但見綠女紅男。個個臉有喜色。大街上人頭擠擠。只聽得前面一片哭喊聲音。說是一個鄉下姑娘。擠倒在地。被人踏壞了。她的爹媽。所以大哭起來。沈福便道。我們從小巷中抄走罷。就可不致擠軋了。他引領着祝天生等。走進一條小巷。果然行人較稀。可以安步前進。不過巷中都是住戶。雖然也有幾家。在門口掛出幾隻燈籠。那裏比得上大街上的光明。幸虧這夜



月色很好。照得地上也有亮光。天生走不多時。忽聽背後街上。又有一片喧聲。隱隱聽得。大家高喊薛美人來了。小祝不由暗恨沈福。誰要你想出主意。兜抄小巷呢。不然。也可以瞧見那薛美人了。都是這沈福的不好。穿出一巷。又走進一條小巷。約摸半里光景。從這條小巷走出。就見一派火光。上衝霄漢。人聲擾雜。氣象不同。沈福向前一指道。那邊便是火神廟了。沈亞峯又向祝天生說。前面定然異常擠軋。賢姪要留意。那時正經過一家泰山堂藥鋪。門口也擠滿了許多人。大家都在瞧看一盞絕大的走馬燈。燈外製有銅絲盤成的圓圈。銅絲上吊着趙子龍張飛曹操許多等古人。個個騎着馬。只因裏邊一點燈燭。外邊的人。就會兜圈兒。明代時候。對於這種走馬燈。便算罕有的奇觀了。天生等來到火神廟前。早見搭有東西二個燈牌樓。燈彩中更紮有孫悟空大鬧天宮。天宮門前。紮有密密層層的五色燈。廟門上



環點了許多各式奇形怪狀的燈。各色江湖上賣藝之輩。正舊大獻其好身手。趁此良機。弄到此錢。祝天生看得精神奮發。好容易大家進了山門。只見空地上。人山人海。誰也抬起了頭。瞧看二隻很大的燈船。兩端接有二根銅絲。燈船便高掛在銅絲上。兩端有人拉動。那燈船就會在空中來去。不過拉動的機關。一面裝在戲台上。一面裝在大殿上的一座大鐘內。所以遊人一時都看不到。大殿簷前。可是一座燈山。燈分紅黃紫綠藍白各色。更有虎豹獅象等。大概也用銅絲穿成。所以那些虎豹獅象。也會活動。一般難得進城的鄉下大姑娘。見了只是大叫奇怪。聰明的祝天生見了。倒也並不認爲稀奇。各殿遊罷。沈亞峯究竟年紀老了。出來了二三個時辰。覺得兩腿很酸。便對天生道。賢姪可覺力疲嗎。時候不早。不如歸去如何。天生原也覺得兩腿酸軟。只爲四大美人。祇見過一個瘦美人。其餘三位美人。還沒瞧



見。心中很覺不滿。可是沈亞峯已催回去。好在還有二夜天。且待明晚單身出外。那時遇見了美人。就可多看一會。今夜就算有四大美人。一齊送到我眼簾裏來。我也不能和她講談什麼。非但不能講話。連得多看了。也怕被沈老叔心中不快吧。於是仍由沈福領路。吩咐回去。恰巧走出山門。正見一隊少年飛馳而來。爲首的認識乃是洪鶴齡。大家口中亂喊。盛美人來了。快去看美人拜佛咧。這一羣少年。身上都穿得十分華美。足有五六十人。橫衝直撞的向山門裏去。沈亞峯急忙拉住天生的手。一同避在旁邊。且道。賢姪快由道旁走罷。可嘆這般子弟。飽暖無事。却在外面如此荒唐。一把拉住天生。握得十分地牢緊。祝天生暗暗叫苦。抬頭一望。只見一肩轎頂。在人叢中頂上。如飛而過。自己因爲立在道旁。被許多人遮去了視線。故而連得轎身都瞧不見。沈亞峯拉住天生。一路前行。街上依然遊人不減。天



生却滿抱着失望。回到沈府上。就有僕人開出半晚飯來。亞峯父子。陪着天生同食。彼此談談說說。小祝便問日間雷洪二家爭吵。不知可已解決嗎。沈亞峯也把日間情形告訴一遍。又勸他多住數天。再回長洲去不遲。天生含糊笑應。却打定主意。燈會停時。我祝天生就該離禾了。只怕父親的回信上。一答允婚姻。我如何再能不允。因此抱定最多再住二天的宗旨。這一夜睡在床上。腦海中多了一個瘦美人的影像。和盛美人比較起來。實在不相上下。不過身材似乎略長一些吧。繼而一想。古之美人。大都稱為身長玉立。長的身材。也有長的妙處。可惜還有二位美人。不知姿色如何。料想有這般地稱贊。定是名不虛傳的了。滿望明後二夜中。必當相遇到她們。我的心始能安定。不然叫人多麼不快呢。次日天生即命祝僮送十兩銀子。到清靜菴去。倘師太們問起你時。你只說周相公今天便要回杭了。祝僮領命而去。



豈知事有湊巧。明晚出去看燈。果然沈亞峯因昨晚吃力了。不能再去陪了。祝天生同出。却派沈福和祝僮。保護着出去。不料這一夜。四大美人。一個也不出來看燈。祝天生直到三更半夜回來。沈亞峯也等到天生回來後。方始安睡。小祝十分不悅。心中只希望尚有一夜。豈知天不做美。第三夜到了黃昏時候。忽然下起雨來。大好的燈會。竟被雨點打散了。祝天生次日起身。一看天氣。陰雲密布。細雨濛濛。大約定有幾天陰雨。故向沈亞峯辭行。亞峯當然要堅留住他。但天生一張嘴。多麼會說。說得沈老叔情情願願放他動身。却又連連叮囑。考後回杭。仍須到舍間徘徊數天。祝天生一口答應。沈福便去雇好一隻船。幫助把行李挑到船上。好在祇有鋪蓋書箱。並無多物。沈亞峯再命兒子送到船埠。小祝在船上又苦悶了一天一夜。次日上午。便抵姑蘇。就來拜謁唐伯虎。恰巧文徵明也在唐府上。小祝便可不再另到文



府。回到自己家門。有外祖父母招看。不致寂寞。不料睡在床上。一心想起了盛美人和瘦美人。這二位美人。實是有生以來。瞧見了千百個美人中的魁首呢。沈家小姐雖也美秀可愛。却終究似乎略遜一籌。不然沈小姐也在禾城。爲何臨不到有美人的街頭呢。足見人們的批評。不是胡謔瞎說的。其實沈小姐的不出名。其中也有個講究。因爲那四大美人的母親。個個歡喜燒香的。時常帶領女兒出外。到各廟拜佛。若遇觀音生誕。或是廟中什麼菩薩開光。她們到像藥料裏的甘草。沒有不到的。外面瞧見的人多了。便有好事之徒。替她們題起雅號來了。沈亞峯夫婦二人。原是不信神佛。小姐也難得出外一次。又因年歲上較小。所以美名未出。天生滿腹心事。又不能向誰說出。悶在心坎裏。自然要抑鬱不快了。在姑蘇住上二天。因爲考期快到。就動身到長洲趕場。縣政府改省改。果然祝天生都中第一名。取得了小



三元返蘇。說也希奇。姑蘇的經元。就是文成嘉。因此小祝親自到文府上道賀。文成嘉也往小祝府上答賀。唐玉麒却兩面都去賀喜。有一天小祝因為經元雖中。倒是美人無緣相見。特地來約文成嘉出遊。那天到了虎邱山上。找着一座十分清雅的亭子內。平坐談心。小祝也有幾分歡喜說笑話的遺傳性。因向文成嘉道。文兄可知曉令尊大人。換空箱的那件古事嗎。文成嘉本也聽得有人講過。但這種風流事。別人幹的。講講何妨。惟獨父母的風流事。做兒子的怎可談及。因道。小弟完全不知。但恐怕是一種笑話罷了。小祝道。這怎可胡說的呢。非但聽到旁人說過。連得家父也曾提及。難道家父說慌話不成。文成嘉也道。你切莫提及家父的風流史罷。令尊大人。當年爲了令堂太太。聽說曾經嘗過鐵窗風味。令堂太太。實是敲竹槓敲來的。祝兄你可知道嗎。祝天生搖手道。斷沒有這事的。文兄萬勿深信那謠傳才是。文



成嘉笑道。這也是家父說起的。難道家父也會說謊不成。天生又道。我父親的風流史。雖然未始沒有。但並不曾吃過官司。你所聽到的。畢竟是怎麼一件事。好在只有你我二人。你且告訴我聽不妨。文成嘉笑道。祝大伯的風流史。只怕做小輩的還不能談及的嗎。天生笑道。好在只有你知我知。除了你我之外。並無第三人在。以後兄弟。斷不再向任何人說出便了。文成嘉道。兄弟說便說。將來不能在大伯前提及呢。天生道。文兄放心。大丈夫一言已出。當無更改。況且你不聽。做小輩的。豈能向父親當面道出他的祕史不成。於是文成嘉即道。蘇州地方。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。說你令尊雖然中解元。却爲物色不到美人。不願成婚。可是令尊自知是個阿鬍子。面貌不揚。要使美人青眼。頗非容易。那年到了三十歲上。還是獨宿無伴。那年恰巧到鄧尉山去看梅花。在牆上題了一首詩句。剛巧寫好。你令尊轉背得



沒有多步。就來一位佳人。帶了一個婢女。瞧你令尊的那首詩。實在佩服之至。當下取出一本小冊子。又從筆袋裏取出筆來。把詩句抄了上去。令尊望見。美人抄他詩句。明知這位美人。愛上了他詩句。因此突然上去。對美人深深一揖道。學生非別。便是題詩的祝解元。承蒙小姐見愛。幸何如之。那美人對你令尊看時。却見是個近視眼。外加阿鬍子。便又給你令尊吃了一個白眼。睬也不睬。領着丫環走了。祝兄。你道這位美人是誰呢。天生道。兄弟那能知道哩。文成嘉大笑道。便是祝兄的令堂太太。天生道。這分明是誤傳了。既然不睬家父。怎能成爲夫婦的呢。文成嘉又道。祝兄何必性急。妙文還在後面啊。當時你令堂不睬令尊。但你令尊大人。一條心是不肯死的。故而當下便實行釘梢主義。釘到令堂的府上。探得了名姓。方知是趙姓的千金。即托人向你令外祖父求婚。但你令外祖父。因你令堂。長得美



秀不羣。一心想配一個風風流流。漂漂亮亮的佳婿。方算如了心願。知道你令尊面貌不揚。故把婚姻一口回絕。你令尊頓時大怒。於是想出一條妙計。扮了一個化緣和尚。穿起僧衣。戴着僧帽。把頭髮藏在帽內。背上背有一位佛像。胸前掛了一個斗大木魚。每夜便到你外祖父府上。敲打木魚。夜靜更深。這木魚聲何等的響鬧。你的外祖母。聽得這種木魚聲。就會鬧得頭痛。起初只道一二天。和尚就會他去的。那知一連五六天。約摸初更時分。便來敲木魚了。口中還高念着不知什麼經。後來你的令堂。也被這木魚。每夜敲得睡不着。母女二人。便對你外祖父說明。夜間和尚。究竟是那裏來的。爲什麼日間不化緣。到了夜裏。却到我家門前來鬧個不住。再是每夜地敲這木魚。實在令人可厭之至。明天可令管門的驅逐他才是。你外祖父畢竟是位好人。對門役說。先問問敲木魚和尚是從那裏來的。每夜大敲木魚。莫



非想化緣不成。你可叫他從今夜起。不必再在我家門外念經。我家主人。願助你香金十兩。倘允從此不在我家外面再敲木魚的。銀兩立時可以給他。這一夜。和尚又是老規矩。一到你外祖父府門前。鋪開一條蓆子。將身盤坐下。又開始那敲木魚工作了。門役依着主人的吩咐。對和尚一說。那知和尚獅子大開口。說要叫木魚不敲。也很容易。須捐助十萬兩白銀。貧僧可以立即不敲。不然貧僧使得敲上二三年。也是說不定的。門役把話一報告主人。你外祖父立時怒氣勃勃。天下那有這種惡和尚嗎。因此親自出外。詢問和尚。到底是來化緣的。還是來吵擾我家的。和尚仍然說出要捐十萬銀兩的話來。你外祖父大怒道。這是我家的門前。還不能容你每夜來坐着胡鬧呢。豈知和尚回稱。貧僧坐的地方。乃是皇帝的路。並不是坐你府上的私產。說罷。又復把木魚連連敲打。你外祖父更加發怒。當夜想出一個對付的



計策來。正是

可恨光頭太無禮

竟敢不法亂胡行

欲知想出什麼計策。對付這惡僧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明季四傑
唐祝文周全傳續集

全書洋裝四厚冊

(彩色封面)

▲▲本書是接續『唐祝文周全傳』的一部大傑作！

▲本書是何可人先生嘔心嚙血的香豔家庭小說！
文筆之緊張……比花月痕更爲生色。
情節之縝密……比紅樓夢更爲曲折。

確是一部香豔說部之魁首！

唐伯虎九美團圓，何等風光，都在這部續集裏表演出來。
祝枝山詩賦天才，何等滑稽，都在這部續集裏和盤託出。
文徵明心存忠厚，何等愚蠢，都在這部續集裏顯露面目。
周文賓風流放誕，何等旖旎，都在這部續集裏形容畢肖。

本書是四位才子的風流豔事，大結束，總結賬，
故而格外有精神，讀了，一定能使你叫好不置。

真是百讀不厭，越看越有趣的好小說！

總發行所

上海武林書店

分售處

本外埠各大書局



第十二回

竊玉偷香討論秘訣
張冠李戴頓結良緣

趙員外受了惡僧一派氣話。回到內堂。對你外祖母和令堂太太一說。連得她們一致都罵聲賊禿。怎敢這樣的強橫。難道沒有王法了嗎。你外祖父便說。惟有到縣衙門去。進一紙稟單。這般可惡的光頭。理該辦他吃幾年官司。你令堂母女二人。也說除了控告他。沒有別法了。次晨趙員外。一早入城。請人做了一張狀紙。告到吳縣衙門。縣令准了狀。連夜出籤。派了四名差役。到趙府上候捉惡和尚。和尚那天又准時而來。鋪好了席。開始做他敲木魚工作時。四個差人。便不問情由。取出鐵練。把和尚頸間套住。喝令快走。連夜拖到縣衙。時已三更。只得將光頭禁錮在班房。預備明天去稟縣大老爺。次日縣大老爺升堂。那位和尚。一到大堂上。竟立着不跪。縣官喝



問。你這和尚。見了本縣。爲何立而不跪。啐啐啐。那還了得。不料和尚高聲喊道。父母要本解元跪。那也不難。只要先把我的功名革掉。才能下跪。那知縣是和你令尊會過幾面。一聽聲音。方始認出。却是位祝解元。忙卽離座下來。吩咐左右。快把刑具除去。誰知你令尊。反大呼道。且慢且慢。那可不能這樣容易呢。把我上了刑具。也不能容容易就除去的。好好好。毆辱斯文到這地步。我且和父台公到府衙去講理罷。知縣知道祝大伯。有那洞裏赤練蛇名義。心中十分發急。因道解元公不必發怒。自古道。冤有頭。債有主。這是姓趙的進稟控你。只知是個不法惡僧。並不知道是你解元公。但解元公爲什麼要扮和尚呢。祝大伯說。這和尚是在酒醉後。趙員外把我扮的。事却有因。爲的是他家有一位千金。去年已經當面允了親。不知爲何。那趙員外竟要賴婚起來了。騙我到他府上。把我灌醉了。又穿上這般衣



服。把我解元衣。不知拋在何處。我直到半夜醒來。還道在岳父府上書房內。覺得十分口渴。便喊快拿茶來。那知反被賁差役大罵一頓。這也不必說。可是趙員外心存賴婚。將本解元如此作弄。父台你怎麼辦呢。知縣聞聽。連稱不得了。這姓趙的竟敢張冠李戴。將堂堂解元。當作不法的惡僧。實在可惱。當下吩咐退堂。請解元公到內堂去坐談。知縣深怕事情擴大。便說。本縣情願出場。使趙員外不敢賴婚。請解元公把鐵練除了去才是。祝大伯只是不允。須待趙員外答應不賴婚的條件。方能除去。知縣沒法。只得立時傳趙員外來。問他為何將解元當作惡僧。現在祝解元翻了臉。要和本縣到府衙去評理。想毆辱斯文。原有罪名的。一到府衙。只怕本縣的一頂紗帽也保不住吧。趙員外聞聽。不由大吃一驚。當下急得沒有主見。還怕的是有罪。反求知縣。怎樣可以和平解決。知縣道。你把女兒給了他。結了



親戚。他也不致和你爲難了。趙員外怕出事。將女兒給了祝解元。令尊大人。方允除去鎖練。就出來向趙員外口稱岳父大人。趙員外只好答應。後來這位知縣。還担任媒翁之職。文成嘉說畢。連連向天生請罪道。兄弟照理不應該提及的。祝天生笑道。那又不妨。在暗中私講。莫說是父親幹的風流事。便是目下正德皇帝。他在豹房裏幹的種種風流豔史。外邊百姓。不是也在暗地裏講談的嗎。文成嘉道。天高皇帝遠。他在豹房中的事。外面怎能知曉呢。也不過謠傳罷了。天生道。那還不是謠傳吧。去年京裏有幾個革職太監。到杭州來進香。就把天子許多豔史。講了出來。若把當今天子。和家父相比。真所謂大巫之比小巫咧。文成嘉忙問。祝兄一定也知道當今皇上的豔史嗎。那請你講一些兒。給小弟聽聽如何。天生道。那有什麼不可。據說正德天子。做太子的時候。便歡喜到妓館中白相。都由那劉瑾帶他去的。



所以一登帝位。便把劉瑾升為總管。不論怎事。十九總聽劉瑾的說話。朝廷上許多官員，都和劉瑾結成爲黨。專事陷害忠良。就因皇宮中出入。有太后要管束。所以想出造一豹房。把外邊的許多豔女。一齊置於豹房中。有的是都督的胞妹。有的是御史的金錢。更有巡城都指揮的二位豔妾。被天子一瞧見。夜間便一道聖旨。將兩個豔妾召進豹房。從此以後。就留在豹房中。算是嬪妃了。你想做了皇帝。看中了誰。即可一道聖旨去召來。不來就有逆旨之罪。你想做皇帝的何等專制呢。皇上可以見豔便召。奪臣妻妾。還像什麼管理萬民的天子嗎。文成嘉忙道。祝兄不宜高聲。談論皇上。被人聽見了。很是不方便的。天生點頭稱是。但他忽然想起了嘉興的四大美人。不免微微地嘆了一口氣。文成嘉詫異道。祝兄新中了經元。正是本生極得意的時候。爲什麼偏要嘆氣。是何道理。莫非思念那一位美人嗎。天生笑



道。小弟想來。人生在世。能有幾多青春。在青春時候。若不幹些風流事。一到年華老大。生了鬍子。怎能再幹風流。像唐家叔父般的手段。實在佩服之至。不知他有什麼祕訣。使美人個個歡喜他呢。你想姑蘇一城。數十萬人中。有誰比得上他的豔福。小弟也想效學一場。只奈美人雖有。叫我何從入手呢。文成嘉一聽。不禁好笑道。原來祝兄。也想學唐叔父嗎。那你且不必擔憂。聽說唐家叔父。竊玉偷香的本領。還是令尊傳授他。你令尊有時自稱爲發厭的都元帥。亦唐作的本領。還是祝作親口傳授他的。如此說來。祝兄乃是將門之子。將來的風流豔史。一定可以勝過父輩。可以預卜的了。天生搖手道。兄弟實在還是門外漢。今天和文兄出遊。就是希望你指教指教。文成嘉暗想不好了。這位天生兄。已生求鳳之心。不如且來冒他一冒。不知他心目中。有了那位美貌佳人。因道。祝兄何等聰明。而且才貌超羣拔




俗。除非遇不到美人。那就無計可施。如能邂逅相遇。祝兄眼光中看得中的女子。那位千金。決定也可表同情於你的。大概祝兄這次出門。在路途中必定有了奇遇無疑。又一定雙方有了情絲。或者祇少一位前去作伐的人。所以悶悶不樂嗎。那末小弟自當成人之美。儘量替祝兄盡力便了。你想當年唐叔父。雖然自己物色到了美人。究屬免不了令尊大人。出來作伐。方能成爲美滿姻緣。因此幹風流事。助手倒是斷不能逃的咧。祝天生聽了。好不歡喜。因道。文兄對於此道。聽來很有研究。尚望多多指點。兄弟也像唐叔父般。拜你爲師可嗎。成嘉搖手道。兄弟毫無經驗。怎能好爲人師。不過把唐叔父的許多風流史。加以細細地研究。一半果是自己的才貌好。口材好。能使人青眼。但一半還靠有撮合的人。常言道。獨木不成林。祝兄不幹風流事。那也罷了。要幹風流。我們兩人。還該連絡了。有時你可幫助我



成功。有時我可相助你一臂之力。使你和有情人成爲眷屬。不知祝兄高見如何。天生起立拱手道。文兄高論。使小弟頓開茅塞。但不知怎樣合作呢。兄弟想和文兄。討論個妙計。但你睚時候不早。請文兄同至小弟舍下。暢談一番如何。文成嘉一口答應。二人就從虎邱山下來。正見倦鳥歸巢。農人們也從田中耕作回去。二人忙即趕進城門。到得祝府。已是萬家燈火時候了。小祝先命祝僮。到文府上去通知文老爺。說今夜被小主人留在府上了。因爲小主人很覺寂寞。故請文少爺互相研究詩文的。祝僮依言。忙到文府上稟明。文徵明並不疑心什麼。認道果真是研究詩文。誰知一對小公子。他們已經情竇早開。抱定了宗旨。想效學那唐家叔父。正在研究竊玉偷香的手段咧。小祝同文成嘉到了書房中。吩咐備好酒。兩人對坐。且飲且談。文成嘉也因自己有了意中人。只爲沒人替他担任月老。因此也想連絡小祝。恰巧



小祝。有了意中人。雙方尚未交談。不知美人的一顆心。是不是兩下相同。必得設計相見。求她私訂了終身。隨後請出媒翁來。可以一說便成了。彼此皆須幫手。所以談得很是知己。談到後來。祝天生也不隱瞞。把在嘉興所見的盛美人瘦美人。可算世上絕色佳人。她倆曾向我微微笑過二笑。無奈一見以後。再也不能重見她們。現在秀才一中。家父便要和我對親。又因沈亞峯竭力對親一事告知。文成嘉笑道。沈叔父的千金。也是美貌小姐啊。去年馮通政娶媳時。兄弟在馮府上。曾經見過沈小姐的。貌豔如花。皮如白雪。而且腹中詩文精通。祝兄若和沈小姐成爲夫妻。也是一對天造地設的美滿夫妻呀。祝天生道。這是各人的眼光。也許不同咧。要是那天沒見盛美人時。只見了沈小姐。我便驚爲絕色千金。姻親巴不得早日成功了。但是既見了盛美人。後來又見那位瘦美人。一顆心。却會時時想到這兩位美人



身上。却不會注意到沈小姐。這不知什麼緣故。文成嘉聞聽了小祝。自己宣佈出意中人來。不由哈哈大笑道。我只道祝兄是規矩少年。誰知今日。纔知曉你也是位風流書生了。說着。袖子忽然一拂。從裏邊滾出一件東西來。成嘉忙去拾時。不意小祝手快。先已搶在手中。看了一眼道。這是閨閣中所用的東西。什麼文兄帶在身旁。此中定有緣故。說了方允還你。文成嘉忙向小祝索取。但是祝天生只是不允。要把香囊的來歷說明。因此文成嘉也把自己的一段風流史。立時宣布出來。且說呂韞珠是一位文武雙全的小姐。這位小姐青春正當二八。尚未適人受聘。她父親名喚呂達。曾任陝西潼關總鎮之職。因年老退歸林下。卜居姑蘇。母親陳氏。膝下子女各一。好像掌上明珠。自幼從師學習武藝。刀鎗劍戟。無不十分精熟。尤其是射得一手好箭。百步穿楊。無一不中。在習武之外。誦讀兵書戰策。善使二口柳葉刀。



饒勇非凡。百萬軍中要取上將的首級。易如探囊取物一般。不愧是一位巾幗中的丈夫。她今日閒暇無事。打扮好了。胸前掛了一個香囊。一手更拿一塊香羅帕子。帶了碧桃如花。二個丫環。前往花園中游玩。到得花園之中。穿過了木香棚。繞過了珠簾架。來到九曲橋邊。碧桃道。小姐。且到玩月軒去賞牡丹罷。呂小姐聽說牡丹已開。芳心甚喜。點頭稱好。於是步進軒內。將身憑雕欄。見台上幾株牡丹都已開放。令人鮮妍可愛。韞珠賞玩了一番。坐定嬌軀。偶然抬頭。只聽樹上的黃鶯。叫得十分動聽。碧桃道。小姐。你看一頭黃鶯。在梧桐樹上。對了小姐叫個不住。韞珠笑道。不知牠爲什麼對奴家這般叫。好生詫異。待我用箭射牠。你去拿弓箭來。碧桃一聲答應。不多一回功夫。將弓箭取到。韞珠接在手中。站起身來。喚道。你們看我射中這頭黃鶯。說着。取箭扣上弓絃。噹的一聲響。正射中鶯兒腿上。那



黃鶯兒喫着疼。帶着箭飛了去了。韞珠大驚失色道。丫環們。那黃鶯兒帶箭飛去。失去箭竿。倒還小事。可是上面有我的閨名。倘被輕薄少年拾去。到處傳揚。怎生是好。連忙差二個丫環。忙去開了園門。繞遍園牆。還是招尋不見。返身進園。回復小姐。韞珠聞報。懊惱方纔自己沒主意。偏射黃鶯之腿。以至帶箭飛去。不覺納悶異常。快快回房。再說那頭黃鶯兒。負痛驚飛。一直飛到文府書房前。歇在一棵梧桐樹上。吱吱喳喳地叫着。却驚動了書房裏的文相公。抬頭舉目一看。心中轉念道。你看那頭黃鶯兒。不知爲了什麼。腿上帶着一枝箭兒。不免待我將牠捉住。正轉念間。黃鶯叫了一聲。牠便跌將下來。剛要去捉時。却又飛了起來。連忙飛步追趕。恰喜黃鶯受了腿傷。不能高飛。被成嘉向空中一把抓住。大笑道。哈哈。在這裏了。他給黃鶯拔去了腿上箭竿。黃鶯掙脫了身。展着兩個翅膀。又飛着去了。他



將箭竿一瞧。但見上邊寫着呂韞珠三字。心想。這是姑娘家的閨名。呵。極目一望。見前邊的黃鶯兒還不曾飛遠。於是追出園門。趕了上。跑了二三里時。却見那黃鶯。又飛進一座花園中去了。文公子忙用手一推園門。却是虛掩着的。一推便開。心想。何不進去見識見識呢。於是跨進門去。見園中寂靜無人。他就緩緩的踏着花徑。一路賞玩着景緻。再從神仙洞穿出來。便是玩月軒了。跑了一回。覺很得乏力。見軒中擺着一隻湘妃榻。榻上放着一張弓。還有幾枝箭。一看弓箭之上。都有這呂韞珠三字。文成嘉好不詫異。什麼和方才黃鶯腿上拔下的箭。一模一樣呢。暗道。莫非這一枝拾得的箭。就是這裏的嗎。不如還了他們罷。隨將箭竿放於桌上。將身坐定。只見湘妃榻的左邊。放着一方香羅帕子。一個香囊。訝道。這香囊玲瓏可愛。不知誰的東西。遺失在此。待我來調換了罷。就把自己的香球解下換了一



個香囊。藏入袖內。欲待出園。忽然神思疲倦起來。腹內思量。反正園中無人。不免就在榻上權睡一回。再行回去不遲。登時呵欠連連。倒在榻上。呼呼的睡着了。再說韞珠小姐。方才在花園中遊玩。忘却了香囊羅帕。深怕被下人們拾去。慌忙打發碧桃去取。碧桃奉了小姐之命。走到花園裏。耳畔只聽得雷聲隆隆。那裏想得到猛虎打鼾。只疑惑是下雨了。她來到玩月軒前。口中喊了一聲。哎喲。返身就奔出了花園。忙把花園門關上了。方寸稍定。有幾個僕婦。見他這般慌張。急問。爲什麼。你這樣的慌張。遇見了鬼嗎。碧桃道。不是的。花園裏有一隻白老虎。張牙舞爪想吃人。嚇得我幾乎尿都流出來。我去稟報小姐去。頓時一班僕婦丫頭。七張八嘴起來。有的說。花園裏一向太平。從來沒有老虎的。有的說。碧桃平常不說慌的。有的說。花園門開了。老虎看見景緻好。也來逛花園了。有的說。我去看看老



虎。是不是和貓一樣的。有的說。老虎是要吃人的。你去看牠。分明到老虎口裏惹癢。她們這樣的亂擾着。呂小姐已經得了信。手中拿了二口柳葉刀。碧桃如花二名丫環。各執棍棒走來。衆僕婦道。好了好了。小姐去捉老虎。我們的膽就大了。說着。蜂擁了小姐進園。到得軒前。果見一頭白虎。張牙舞爪的跳躍。那些丫環僕婦們。無不戰戰兢兢。驚惶失色。惟有小姐心雄氣壯。立定嬌軀。喝道。何處孽畜。到我園中。我韞珠在此。還不退嗎。說也奇怪。小姐一聲大喝。那老虎倒退到軒中去了。小姐飛步追入。那裏有什麼老虎的蹤跡。只見湘妃榻上。睡着一個書生樣的少年。好在小姐是將門之女。氣概不同。所以見了男人。並不畏怕。故便遠遠立着。定睛一看。但見那少年蛇鑽五竅。小姐不禁看得出了神。心想。相書上說。蛇鑽七竅。必有帝王之位。你看他蛇鑽五竅。而且猛虎顯形。此人日後必當大貴。不免



喚他醒來。問個明白。再作道理。便道。如花。你去把他叫喊醒來。我有話問他。如花道。我不去。他鼻子裏有一條小蛇鑽來鑽去。覺得害怕。小姐對她怒看了一眼。如花方始走進軒內。喊道。喂。朋友。你快醒醒罷。如花提高了嗓子喊。碧桃在旁笑道。你不怕羞嗎。陌陌生生的男人。什麼喚他朋友。如花道。那末喚他什麼呢。碧桃道。你喊罷。他這樣體體面面的。好像是做官人家的公子。你喚他一聲相公。也不為過呀。如花復又喊道。相公醒來。這裏是呂府花園。不是你自己的家裏。快些醒罷。我家小姐。有話問你啦。文成嘉正睡得夢熟。忽聽耳邊有人叫喚。一驚而醒。連忙翻身起來。如花問道。相公。你怎睡在我們花園裏呢。成嘉見面前站立着一個伶俐丫環。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。徐徐的答道。我偶然經過花園。見園中景緻甚佳。遊玩一番。不覺精神疲倦。因見無人在此。故而打睡片刻。如花



道。我且問你。姓什麼叫什麼。住在什麼地方。文成嘉道。我叫文成嘉。家父便是文徵明。家住南岐巷。今年十七歲。尚沒有配對姻親。如花啐道。我問你姓名住處。沒有配親。干我甚事。說着。將情告訴小姐。小姐一想。文家乃是有名鄉宦。看他頂顯猛虎。蛇鑽五竅。異日必是大貴。而且吐屬文雅。深合奴家之意。但羞答答如何當面許親。故而呆呆不語。頻頻偷看着。文成嘉也看着呂小姐。這種千嬌百媚。確是蓋世無雙。當下小姐命丫環。尋取香羅帕。二個丫環找尋不見。便向文公子問道。你看見香球和羅帕嗎。快還了我們。成嘉道。我方纔到來。見一個香囊。一方羅帕。我見了可愛。故將我的香球調換了。碧桃道。人家的東西。怎可自作主意調換呢。可曉得這香囊羅帕。是我家小姐心愛之物。快拿了出來。請出去罷。成嘉笑道。姊姊。却有一個緣故。我剛纔在書房前閒眺。忽見梧桐樹上黃鶯叫聲不



絕。原來內中一隻。腿上帶着一枝箭。被我拿住。拔下雕翎。一路追趕到此。忽見花園門閉着。寂靜無人。放膽進園四處遊覽。見軒中放着弓箭。拿來一比。和我拾得那枝箭。一般無二。又見榻上遺着香囊羅帕。我一時心愛。私下換取。並不知道是小姐的。碧桃道。你拿出來我看。是也不是。成嘉道。要看不難。你却要站遠一些的。碧桃果然退後幾步道。請公子快取出罷。文成嘉即從懷中取出。拿在手裏。碧桃一看。認識果是小姐之物。急忙回出稟告小姐道。小姐。這位公子。他說見了香球。愛不釋手。他要把自己的香球。和小姐調換一個。不知小姐答應不答應。小婢不敢作主。請令定奪。呂韞珠便道。你且把他的香球交來。待我一看。碧桃立時送上。呂小姐看了一會。覺得這一香囑。也很繡得美麗可愛。不過比不上自己的精巧罷了。心想。他要和我調換香囊。必然不懷好意。莫非他也有意奴家。到不如



將計就計。香囊羅帕。一概送給了他。叫他知道我的意思。因對碧桃附耳低言。說了幾句。碧桃一聲應命。她笑嘻嘻又走進軒中。口稱文公子。我家小姐。因感謝你特地送箭而來。無恩可報。卽把香囊羅帕。贈與公子。不過你公子的香球。也須暫且留下。公子還宜速離此園。深怕我家老爺回來。見了不當穩便的。正是

男女授受尚須別

何妨園中相對言

欲知文成嘉怎麼對付碧桃。和呂小姐如何求婚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明季四傑 唐祝文周全傳續集

全書洋裝四厚冊

(彩色封面)

▲本書是接續『唐祝文周全傳』的一部大傑作！
▲本書是何可人先生嘔心瀝血的香豔家庭小說！
文筆之緊張……比花月痕更爲生色。
情節之縝密……比紅樓夢更爲曲折。

確是一部香豔說部之魁首！

唐伯虎九美團圓，何等風光，都在這部續集裏表演出來。
祝枝山詩賦天才，何等滑稽，都在這部續集裏和盤託出。
文徵明心存忠厚，何等愚蠢，都在這部續集裏顯露面目。
周文賓風流放誕，何等旖旎，都在這部續集裏形容畢肖。
本書是四位才子的風流豔事，大結束，總結賬，
故而格外有精神，讀了，一定能使你叫好不置。

真是百讀不厭，越看越有趣的好小說！

總發行所

上海武林書店

分售處

本外埠各大書局



第十三回

海枯石爛私託終身
佳婦嬌兒懇求作伐

文成嘉聽了碧桃的話。便道。你說的話可是你家小姐講的嗎。碧桃答稱。正是小姐吩咐的。文公子把手指在鼻間一揩道。豈有此理。不通之至。碧桃詫異道。我家小姐。把東西送給了你。你還說豈有此理。請問怎樣才不是豈有此理。文成嘉笑道。要不豈有此理。也很容易。煩你姊姊。上達小姐。若說謝送。我便不敢領情。倒不如還了小姐罷。碧桃發怒道。人家好好的送給你。你偏不要。那把香囊還我。你的也拿了去。我要關門了。文成嘉忙道。姊姊爲何這般性急。只求小姐在送字之上。再加一個贈字。學生便謹領的了。碧桃一聽。把臉翻着道。我家小姐。乃是官宦千金。況且文武雙全。要是你不識抬舉。觸怒了小姐。不是兒戲的。只怕我丫頭的性命保不成呢。據我看



來。這贈字算了罷。別再耽擱。待小婢送你出去好不好。碧桃說罷。輕輕推了文公子一下。好像下了逐客令一般。文成嘉忙把手亂搖道。姊姊且慢。你倘沒有膽量對你小姐講。待學生親自向她當面求去。想你家小姐。最是度量寬洪。這一個字不致會吝鄙的嗎。碧桃輕輕道。你這公子。怎麼一相情願說話啊。那就請你自己對小姐說罷。倘若觸怒千金。打起你巴掌來。和我無關哩。文成嘉又笑道。小姐是斷不會發怒的。他一邊說。一邊整了一整衣冠。走將出來。向呂韞珠小姐深深一揖。呂小姐急忙還禮道。奴家也有一禮了。當下仍請成嘉到月桂軒中坐定。文成嘉先問小姐家世。呂小姐也問過一遍。卽道。今蒙公子美意。對奴家羽箭送還。至爲感激。正愁無以酬謝。因知公子見愛奴家香囊。欲把公子的香球換取。奴家極爲贊成。方才已命小婢轉言道達。諒必公子明白了。文成嘉笑道。尊婢所言。蒙小姐相贈香



囊。已經拜領。故而特向小姐面謝的。呂韞珠暗想。我明明說是送給他的。他怎偏說是相贈呢。此中語意。莫非言中有了骨頭麼。韞珠正在心坎裏私想。忽見碧桃岔嘴道。小姐不要同他多講。只怕是隻白老虎精嗎。呂小姐發怒道。賤人不許在此胡言。碧桃討了沒趣。拉住如花的手道。我們去採兩朵牡丹花。拿去供在小姐香房裏罷。如花也很高興。一同出軒而去。這時軒中。祇存文成嘉和呂韞珠一對青年男女。成嘉見軒中無人。認爲很好的機會。目不轉瞬的對着小姐觀看。覺得這種容顏。世上實在少見。更於斌媚之中。舉着剛強之氣。令人既可愛。又可敬。一方面韞珠小姐。也向文成嘉只是瞧着。見他出塵拔俗。器宇不凡。不但是位濁世佳公子。並且蛇鑽五竅。將來必然名登仕版。況且他父文名藉藉。諒他腹中。也是錦繡才華。心坎裏默默地想。可是粉面上隱隱已經起了桃花色。這時二人。大家不開口。只



是你對我看。我對你看。軒中的空氣。寂無聲息。祇聽得軒外梧桐樹上。簌簌的風聲罷了。隔了一會。仍是文成嘉先開口道。尋承小姐贈我香囊。銘感五中。待她回去。……我將來要趕考功名。易如反掌。韞珠聽了。明知他待我回去之下。必有難言之隱。故意問道。公子姓文。奴家姓呂。公子將來功名成就。和我什麼相干呢。文成嘉忙道。小姐乃是聰明人。今日有緣相見。實是天賜良緣。承蒙相贈香囊。心實感佩。小姐心意。學生已經明白。如今四下無人。請小姐把終身托付。一言之下。萬難更改。呂韞珠聽罷。忽然皺眉道。公子。今日你我由一枝羽箭。竟能相會。果是天賜巧遇。不過奴家終身。大權還操於父母。奴家今天。雖能答應公子要求。只奈此中還有風波。公子回去。若把奴家不棄。理該在這二月之內。速即央媒到來。因為家父正和某官宦家。說起婚姻。怕的是人家捷足先得。奴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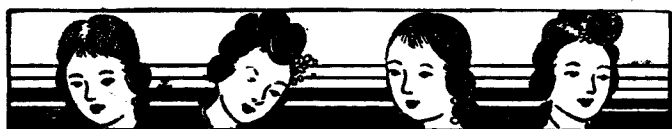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心如鐵石。無奈權操父母。不過今日一言。我終不改。所望公子。幸勿過後拋忘。當以香囊爲記。彼此勿負這個香囊爲重。文成嘉認道小姐必然扭扭捏捏。說不出關於自己婚姻的話來。誰知呂小姐天性直爽。類有巾幗丈夫之風。却老老實實。當面直談。心中不由大喜道。學生怎敢有負小姐美意。莫說二月之內。便是半月爲期。學生定當央煩月老到府的。呂韞珠又道。如此大家一言爲重。但此間貴公子還不宜久坐。請回府用功勤讀去罷。雖然經元已中。奴家祇希望你青雲直上。久坐終須一別。不如請公子回府罷。那時碧桃和如花。折了牡丹花。已經送到小姐妝閣。二人又慢慢地跑到月桂軒來。還見文公子坐着。碧桃本帶三分孩子氣派。她笑嘻嘻地道。文相公。你的坐性到很不差呀。文成嘉趁此立起身來道。如今學生要去了。如花笑道。文相公。你反正再慢一些走。待小婢去開夜飯出來。吃了夜飯去罷。



成嘉大笑道。姊姊們又要取笑了。說着又向呂小姐深深一揖。小姐且請回到閣中去罷。學生就此告辭了。但學生幼讀孔門書。一言爲定。斷不更改的。韞珠在後相送道。今天太怠慢公子了。連得茶都沒有飲一杯。十分抱歉呢。文成嘉又好笑道。小姐休要客套。今日小生輕造貴園。望勿見罪。呂小姐送到階下。又道。恕奴家不遠送了。列位。如果換了別個少年。趁此園內無人。見了小姐的這般花容月貌。定要多坐一會好一會。多坐一刻好一刻了。怎肯就此和美人分離。但文成嘉乃是知書達禮之輩。爲了要求終身的配偶。非要自己看中了不可。今天巧遇美貌千金。一往情深。訂就良緣。於心願已足。這大概是老文的遺傳性罷。他們四個老輩。唐祝文周。都由自己看中了老婆。方始結合。說也奇怪。本書上的四位小傑。也都是抱定這種心腸。爲了大家要自由成婚。以致鬧出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來。倒造成出一部小



說的資料。閑文拋開。仍說文成嘉別了呂韞珠小姐。由碧桃奉命相送出來。成嘉又問碧桃道。姊姊叫甚芳名。蒙你相送學生。殊爲感激。碧桃回道。小婢名叫碧桃。文成嘉笑道。好個美名。碧桃道。小婢的名字。很不雅聽的。成嘉又道。還請姊姊。致意小姐。說我去了。碧桃答應一聲小婢知曉的了。文成嘉出了花園。一路回到家門。心中好不快話。到了書房裏。又取出香囊來玩看。一見香囊。又想起了呂小姐。今日有緣。無意中得和佳人相遇。我文成嘉的配偶。誰知就在姑蘇。只奈此事須和父母商議。方能成功。這事叫我怎生說法呢。向父親去說。越發覺到難以啓齒。不如且對二母去說罷。反正二母是歡喜我的。因此直到李壽姑堂樓。文二娘一見。請他外房坐定。婢女桂香。送上了茶。文二娘笑問道。我兒此次得中經元。名震四方。他年連捷鄉會。光耀門庭。爲母拭目而待。不知我兒到臨。有何言語嗎。



文成嘉當了自己親生母前。好像不好意思說出自己的婚姻事。那知見了二娘。也似欲言縮住。期期艾艾。只在自己喉嚨裏打轉。李壽姑見他這種情景。很奇怪地問道。我兒究有甚事。爲母總能替你打算的。你快說罷。文成嘉這時。面上已經泛出紅色。又叫聲母親道。孩兒雖不是我母所生。但自幼兒蒙你深愛。比我自己的親娘。彷彿要勝過幾分。現在雖因長大。略覺疏遠。可是母親愛護孩兒。時時深入肺腑。片刻不忘。只爲今天遇到一件奇事。孩兒想和父親實說。似乎很爲不便。故特來懇求母親。轉告爹娘。若能成就。孩兒斷然感激不忘的。李壽姑原本也是聰明人。一聽文成嘉這般語氣。料想必然爲了婚姻問題無疑。因道。我兒快說罷。莫非你在外面瞧中了那位千金不成。成嘉笑道。母親如何一猜便中。足見你我母子原本同心呢。便將拾得羽箭。追趕黃鶯。到了呂遠府花園中。種種經過的事。細細地稟明一



番。惹得李壽姑不由好笑起來。爲的是想起了十八年前。他父親換空箱一事。莫非有其父。必有其子嗎。不過成嘉比他父親。倒還光明得多。當下一口答應。待你母且去向你爹娘商議。料想你父不致反對吧。不過姓呂的人家。乃是客籍人氏。和我家素無往來。那惟有另央媒翁前去。我兒只須用功勤讀。此事定能成就的。文成嘉聽了。心坎裏儲着千萬分的欣快。回到書房。用過晚飯。文徵明天天在唐寅府中下棋。回到書房。問問成嘉的功課。又出了一篇八股文章。命他在燈下完篇。文成嘉心花怒放。思想敏捷。果然立刻做就。老文一看。不由大喜。獎嘉道。今天我兒的文章。比前更好了。你可知玉麒弟嗎。他不是還比你較小二歲嗎。你能做文章詩賦時。他還尚未開筆。可是近年來文章。進步實在驚人。連得他老子也自嘆不及。現在經元雖被我兒取得。將來鄉會時。只怕被他搶在你前。你須用功勤讀。爲父的



並不過於希望你。也不必望你入閣拜相。祇望你取得一名會元。終算勝過爲父了。致於入朝做官。那還是件餘事。文成嘉天性傲驕。當時對父親道。孩兒他年不到北場會試則已。如到北場。那個會元。定要奪了回來的。老文笑道。我兒有此志願。實在可嘉。滿肚皮也堆滿愉快氣色。回到堂樓。他在這十八年中。對於杜李二位美妻。一般地公平平。從無厚此薄彼。上半月住在杜月芳閨房。下半月却住到李壽姑房內去。好在兩位夫人。又彼此相敬如賓。猶如同胞姊妹。杜夫人生下二子。一名成嘉。一名克嘉。李夫人單生一位女兒。文成嘉十七歲時。他妹妹文佩霞祇一十四歲。他弟弟文克嘉。祇十一歲。却一同在杜夫人閨房中讀書。佩霞於讀書之外。還學習刺繡。杜夫人因爲克嘉的身體比兄長越發瘦弱。故而對於功課。不甚嚴重。深恐他一味巴結念了書。身體愈加要衰弱。所以文學方面。克嘉便比不上他哥哥



了。可是老文心中。只巴望長子成名。將來取得一位會元。即便心願已足。老子中解元。兒子中會元。養了孫兒。那就希望他能中狀元。但現在兒子還不曾中會元。對於第二步希望。並不濃厚。因恐兒子。運氣不好。將來會元都不能中。何必再希望孫子中狀元呢。就算孫兒。或能中得狀元。可是中間缺少了一元。便不算希罕了。當年明代時候。江南省中。父子會狀的也有。叔姪會狀的也有。兄弟同科。一個中狀元。一個中探花的也有。獨有三代連中三元的。莫說江南省裏揀不出。便是普天之下。一十三省中。（按明代版圖。祇分十三省）却是再也揀不出。推而廣之。元代宋代唐代。在史鑑上翻看。也未見過。我姑蘇文徵明。能夠祖父子三代。由解元而會元而狀文。倘若不是夭壽。也可瞧見孫兒捷報回來。那狀元及第的報單。高貼在大門上。那就是我文徵明的志願了。老文有時在欣綴高興的時候。也把自己



己的一片癡望。告訴二位夫人。杜夫人說。只要有志者事竟成。好在我的成嘉文章甚好。會元或有八九分希望了。文徵明聽了。好不快活。李夫人又說。照夫君的才學。本有連中三元的可能。誰知中了進士。偏會下旨革去。這便是將來留給你兒孫。再中會元的緣故啊。文徵明聽了。越發快活非常。以謂李夫人這幾句話很有理。或者果是老天這種的弄人。使我成功自己的志願也未可知。那年文成嘉一到十七歲上。文徵明更加督責他用功勤讀。把自己從前的作品。以及唐祝周三人的文章。都叫成嘉讀爛於胸中。且時加指點。說唐寅的文章。妙在新穎清雋。讀之如喫橄欖。祝枝山的文章。優點是在老練適當。頗如蘇東坡。周文賓却又是一種筆法。文勢曲折有致。正如一位孀孀婷婷的美貌佳人。文成嘉頗能領會。又問我的父親的文章。彷彿什麼呢。文徵明聽了。突然一呆。一時到沒話可以脫口而出。想了一會



道。你父親的文勢。類似東坡。但自己萬不及蘇學士咧。文成嘉道。孩兒到有一比。讀父親的文章。好似喫嫩生梨。覺到甜蜜可愛。老文又哈哈大笑道。我兒比得也有意思。這文成嘉平日裏家庭中的瑣事。敘過不必多提。且說文徵明那天從唐府回來。出了一個八股文題。也是「興於詩」三字。文成嘉因爲日間巧會佳人。心中得意。實爲有生以來第一次所受的快樂。心中一得了意。文思也就格外敏捷。不但比平日裏較好。而且更比平日裏較快多多。落筆寫來。句句都是錦繡文章。因此老文見了。認爲最是一件可喜的事。因將文卷取入袖中。經上堂樓。到杜夫人房內。恰巧李壽姑正和月芳談心。文徵明笑容滿面的進來。二位夫人。一同起立相迎。佩霞和克嘉。一齊上前。叫過父親。杜夫人便道。大爺面帶笑容。想必有什麼喜事了。文徵明道。果然是件可喜的事。你道是爲那椿。便是爲了你兒成嘉啊。杜夫人對李



夫人看了一眼。意思李夫人方才來對我說。成嘉中意了呂家千金。因在爹娘面上。怕難爲情。特地請她轉言的。什麼夫君也會先已知道的嗎。李夫人一聽。爲了成嘉而可喜。那明明是這樁婚事無疑。忙問我兒成嘉。有何可喜。莫非有誰到來作伐。成就了婚姻不成。文徵明搖首道。那還並不在此。我兒的婚姻問題。尚未有誰談及。我想且待他鄉試以後。再行煩託親友。攀對一家閨閣千金。嘉興沈亞峯兄。他有一位千金。去年不是在杜府上見過的嗎。是才貌雙全。我家若挽人去說親的話。沈兄一定也該應允的。多年老友。一旦對成姻親。越發親熟了嗎。現在鄉場未中。對於成嘉的親事。還該且慢談及。反而擾亂他一片勤學心腸。那就愛子適以誤子了。兩位夫人聽到這時。纔知夫君並不曾知道呂家小姐。面允婚姻一事。李夫人接着問道。成嘉既不爲婚事。他有甚麼可喜啊。文徵明卽把今夜面試一文。竟然進步神



速。滿紙都是錦繡佳句。又把衣袖中的那篇文章取出。給兩位夫人觀看。杜夫人果然贊不絕口。笑嘻嘻道。大爺可知我兒。今天爲什麼能夠做出這樣的文章。內中也有緣故啊。老文一聽。倒很現出詫異神色道。難道這篇文章。是從別處抄襲來的不成。杜月芳搖手道。非也非也。若說抄襲。我兒決不如是的。因爲你的兒子。今天巧遇到一位美貌佳人。而且那美貌佳人更是私訂了終身。心中得到了喜事。做的文章。也就是格外精美了。老文叫奇道。我兒平時甚少出門。從前在唐府中附讀。果然早出夜歸。自從今年唐府的西賓回鄉後。我兒便在家用功。他到那裏去會見佳人呢。更不知是那一家。的閨閣千金。望賢妻不必隱瞞。須要和盤托出才是。杜月芳道。妾等若思隱瞞。何必自行道破呢。當下把李壽姑來告訴的許多情形。復述了一遍。老文聽罷。私念這可又是兒子勝過老子了。因對杜李二夫人。注視了一會道。他



倒比我還較勝多多。一旦相遇。彼此便願結訂良緣。這種姻婚。好似太覺容易了吧。二位夫人。也想及當年換空箱事。不禁大家好笑起來。文徵明又道。照這種情形而論。我料呂家的婚事。只怕難的。爲夫並不反對我兒所屬意的人。不過照情形看來。此中實有許多可疑之點。二位賢妻。腹中都是聰明有斷的人。你想呂家千金。她父親做過總鎮。正是官宦小姐。什麼一個陌生男子。跑到了他家園裏。一見面後。無多片刻。卽願把終身私託的。況且我兒祇是一名秀才罷了。我家也不是十分富有之家。呂小姐斷不致這般地遷就我兒。竟願結成夫婦。你想唐兄親訪九位美娘。至少總該碰面數次。方能彼此生了愛情。杜夫人輕輕地駁道。你自己難道忘了嗎。我和李家姊姊。試問相會多少次應允你終身的呢。老文哈哈大笑道。這是情形不同。不能一概而論的。但這一個問題。現在且拋開了不必研究。但是論起了門第



來。我家是寒士。他家乃是一位武職官員。彼此不相往來。況且呂達乃是客籍人。不過僑居在姑蘇。還是去年由北地移居此間的。和他熟識的朋友。我還一時想不出來。登門求親。也該煩一位相識的去才合理。倘若從未識荆的人。冒昧登門。只怕他一口回絕。怎生是好呢。第二層還恐呂達不允對我們文士門第。呂小姐雖已金諾。未必女兒的心腸。和她父親同麼。正是

人各有志難勉強

未必父心同女心

欲知文成嘉的婚姻。老文畢竟請誰為媒。呂家是否應允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明季四傑 唐祝文周全傳續集

全書洋裝四厚冊

(彩色封面)

▲本書是接續『唐祝文周全傳』的一部大傑作！

▲本書是何可人先生嘔心嚙血的香豔家庭小說！
文筆之緊張……比花月痕更爲生色。
情節之縝密……比紅樓夢更爲曲折。

確是一部香豔說部之魁首！

唐伯虎九美團圓，何等風光，都在這部續集裏表演出來。
祝枝山詩賦天才，何等滑稽，都在這部續集裏和盤託出。
文徵明心存忠厚，何等愚蠢，都在這部續集裏顯露面目。
周文賓風流放誕，何等旖旎，都在這部續集裏形容畢肖。
本書是四位才子的風流豔事，大結束，總結賬，
故而格外有精神，讀了，一定能使你叫好不置。
真是百讀不厭，越看越有趣的好小說！

總發行所

上海武林書店

分售處

本外埠各大書局



第十四回

意馬心猿婚姻難趁願
談天說地秘密共宣揚

文徵明爲了兒子的婚姻。和呂家對親。就料定不容易成功。恐怕此中定多阻礙。那時我兒爲了婚姻失敗。反而和學業大有關係。這倒不能防及的。杜夫人道。大爺料事。也太細心的了。現在我家尚未去求親。爲何先料他家長不允呢。倘然武將門風。婚姻大事。都由女兒自己作主的。也未可知。或者她家父母鍾愛女兒。擇婿之權。完全由女兒自主。也是不可預料的。想我爸爸。當年在燕京伴駕。足有二十多年。或者和那位呂總鎮相識。他老人家最歡喜玉成人家好事。且待妾身明天回去。稟告爸爸。請他老人家去走一遭。應允不應允。便可明白了。文徵明道。如此有勞夫人了。當夜談談說說。老文又談到祝天生時。也極口稱贊。不但文才佳妙。頗有父風。可是相貌美秀。竟



和二十年前的唐寅無異。不料老祝。自己好像活判官般的形狀。偏會生出這樣美秀的小祝出來。實非意料中事。從前我們唐祝文周四人。惟獨祝阿鬍子。天生醜臉。實為美中不足。現在唐兄的令郎玉麒。固是一位瀟灑風流的美少年。周文賓兄的令郎。時常來蘇。也不失為漂亮書生。我兒成嘉。終算也不見遜他們。有了祝賢姪的一副個儻不羣容貌。他們四個小唐小祝小文小周。似乎比我們老唐老祝老文老周。格外的整齊。足見大家是一代勝一代吧。杜夫人笑道。別的事希望他們一代勝一代。那竊玉偷香的手段。還該希望他們。不必一代勝一代的好。老文又哈哈大笑道。為夫料來。他們仍然也要一代勝一代的。你想唐兄物色九位美人。何等不容易。吃了許多苦。到華相府中扮書僮。方能得到那位九娘。我兒今天一見了美人。使她便願私托終身。這還不是已經一代勝了一代嗎。這一夜是上半月。所以文徵明住在杜



夫人房內。佩霞和克嘉。各由僕婦領管陪睡。李夫人見時候不早。辭別回房。睡到床上。因為丈夫說了呂家的婚事難成。累她也很擔心起來了。只怕果如其言。成嘉的一片希望心。一經失望。害他不是要受到精神上的許多痛苦嗎。但望天從人願。呂家一口答應了。不但成嘉滿心快活。合家也都歡快吧。這一夜的小文。睡在書房裏。休想合眼睡熟。腦海時時記及呂家的花園景緻。雙目一閉。好像呂韞珠小姐。已經立在面前。等到睜眼開來。也便不見。又想到父親回到樓上。二位母親。這時定已告訴爸爸了。不知爸爸聽了。有怎樣說話。向母親表示意見。是不是也贊成這樁婚姻。倘若父親反對的話。我豈非有負了呂小姐的金諾。那時我文成嘉甯願一世不娶了。一想到失歡的情形。不由暗急起來。繼而一想。天下父母。都有愛子之心。呂小姐真是天生麗質。相遇非易。蒙她私訂婚約，尤其是極不容易的事。從前唐



叔父遇見了陸嬌母。也經過許多周折。改扮了了環。到了堂樓。慢慢計誘。使陸嬌母不肯允諾而允諾。我却一見之後。竟能取到贈物。當面允婚。比了唐家叔父。不是也勝過多多嗎。一想到這種問題。忽又快活起來了。忽而擔憂。忽而欣喜。直到三更後。方始睡熟。一宵易過。次晨起身。洗盥已畢。照例要到樓上向父母前請安。可是這一天。好似怕羞起來。所以出了書房。復又回了進來。心中深怕父親責備他。鄉會試尚未取中。怎麼反而婚姻問題上注意了嗎。又怕父親翻臉道。要對婚姻。自有父母作主。如今且用功勤讀爲宜。做小輩的。聽了尊長的訓言。當然不能辯駁的。又其爲了自己的婚姻。更是不能多有話兒可說吧。繼而一想。每天請早安。乃是免不了的事。醜媳婦終要見公婆的。何必多挨時候呢。於是一路入內。來到堂樓。向爸娘請過早安。一看父母。臉上都有喜笑之態。心中大安。杜夫人耐



不住。對成嘉笑道。我兒昨天畢竟怎麼會跑到呂家花園中去。成嘉就將巧拾羽箭。追趕黃鶯兒。直說到私託終身爲止。詳細細細。稟告明白。即欲告辭。杜夫人喊道。我兒慢走。爲母正有話兒對你說咧。你爸爸聽到你這件婚事。也並不反對。只奈想不到和呂家相識的親友。爲母只得去拜託你外祖父了。想他老人家。從前出仕朝廷。或能和呂府上相識。也未可知。我兒不必時掛胸懷。有礙學業。今天爲母的。即當到你外祖父家一走。替你進行這件親事。你一心用功便了。文成嘉聞聽。心中大喜。感謝爹娘不止。回到書房中勤讀。但是一刻兒又要想起呂小姐了。今天母親去拜託外祖父。外祖父是年老的人。一定明天上呂府家門了。呂府上倘然一口答應。外祖父把紅帖取到我家。大概總在明天的午後吧。時候算來只隔一天。可是這十二個時辰。今人多麼難受。這一天的文成嘉。喜氣盈盈。是有說不出的快樂。且說



杜夫人用過早膳。吩咐備轎。來到杜府。杜翰林聽報二小姐回來。也很歡喜。忙到堂上。恰見月芳孀孀婷婷的走上堂來。向父親見過禮。問過安好。同到內堂。又拜見過後母。杜翰林問道。我兒足有三月止景。未回家門了。一向身體可好。甥兒幸喜高中經元。將來青雲直上。大魁天下。為期不遠了。杜月芳即將拜託往呂府作伐一事說明。但並不說出私訂終身。花園相會。以及拾箭追鳥等事。杜老老聞聽。點頭笑道。這位呂小姐。為父倒聽人家道及。乃是一位文武雙全的美貌千金。不過他家乃是客籍之人。原住在江西的。此次辭職歸來。在姑蘇不過暫住。他家的住宅。就是王御史租給他家的。因為王御史湊巧攜眷入京。空着房屋。也沒有用處。為父替人家作伐。原是一件極歡喜的事。不過為父和呂遠。並不是知交。去年到蘇後。倒承蒙他光臨過一次。可是我因年老。還懶去回拜。現在為了甥兒的事。理當一



走。只是今天已經不及。明天待爲父一早前去便了。惟是成就與否。那可不能一定的。將來呂家不允。甥兒不能怨怪我心呢。我終以能力爲限。能盡多少力。就用多少力便了。杜月芳忙道。爸爸替小輩奔勞。小輩已經感激無已。卽算婚姻難成。是在呂家。與爸爸無關呢。杜翰林想了一想。我兒從何知曉。呂小姐尚待字閨中。怎知她更是一位美貌千金啊。杜月芳却謊說是聽一位喜媽說及的。說得呂小姐竟像人間少有。世上無雙。女兒正想替我兒成嘉。對定了一家親事。下半年便命去鄉試。若僥倖中取。回歸後替他完娶婚姻了。若不先行訂婚。將來一時間要配婚。豈非又多麻煩了嗎。杜翰林點頭笑道。我兒倒能未雨綢繆。可喜可嘉。杜月芳在娘家用過午飯。將晚時回歸。文成嘉聞聽母親歸來。想必有好消息。可以得到了。但外祖父肯不肯担任月老之責。只悄悄看母親的臉兒。便可知道了。他從書房中迎將出



去。向母親臉上望着時。却見他臉現笑容。於是心坎裏也很得意。話重外祖父定然應允無疑。忙即上前迎見。杜夫人即對成嘉笑道。我兒且安心用功罷。你外祖父聽了爲母的話。當下十分歡喜。定於明天即去。向呂府討取庚帖。諒來是天緣巧合。沒有不成的了。文成嘉聽了母親安慰的話。心裏好像吃了定心丸一般。何等快活。只是希望今天的時光。快快過去。明天時光。快快到臨。李夫人也帶了佩霞克嘉一同出來迎接。他們姊妹二人。聽到外祖父答應替兄作伐。也大家拍手稱快。口中都道。哥哥要娶嫂嫂了。我們家裏。更將鬧熱了。姊妹二人。又一同跑進書房去。向文成嘉笑道。哥哥。恭喜恭喜。不久要娶嫂嫂了。外祖父替哥哥作伐去了。成嘉便握住佩霞克嘉的手道。你們也來和我說笑話嗎。也笑向佩霞道。好妹妹。你今年十四歲。到了明年。你哥哥自當替你做媒。配一位風流公子。你道好不好。佩霞漲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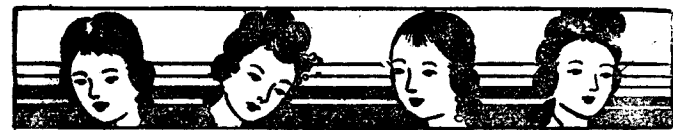
着臉道。哥哥自己要人做媒。什麼反要代人做媒嗎。克嘉道。哥哥有了嫂嫂。將來天天陪了嫂嫂。對於弟弟。一定不歡喜我了。成嘉笑道。好弟弟。我是決不會棄舊憐新的人。你我兄弟們。乃是同胞手足。常言道。兄弟如手足。妻子如衣服。彼此同胞弟兄。那有不愛之理。好弟弟。你放心罷。佩霞也道。但願哥哥。將來有了嫂嫂後。不要幫着嫂嫂說話。不過嫂嫂是位文武全材的人。成婚之後。切不可吵鬧。一旦爭鬧起來。莫要被嫂嫂打倒在床底下去呢。克嘉又大笑道。哥哥倘然打不過嫂嫂。兄弟定然可以幫忙的。幫助哥哥。對付嫂嫂。常言道。雙拳難敵四手。我們兄弟妹三人一同心。還怕打不過一個女人嗎。兄妹弟三人在書房裏說說笑笑。杜李二夫人又一同回到堂樓上。成嘉佩霞快活得手舞足蹈。只是嚷着新嫂嫂長。新嫂嫂短。杜夫人見了兒女們的天真爛漫。活潑玲瓏。也很可喜。這一夜過後。次晨



文成嘉一早起身。眼巴巴希望外祖父到臨。可以知道婚姻的消息。畢竟如何。可是候到午時。還不見杜老老到臨。於是連得書也無心觀看。好像熱灶頭上的螞蟻。在書房裏只是亂轉。文徵明這一天並不到唐府去弈棋。但他似乎有了癡癖彷彿。一天不和唐寅對弈。心上似有不快之意。也爲防着岳父到來。自己須當招待。文成嘉連得飯都吃不下去。靜着心靜聽那杜翰林光駕的消息。不料午飯已過。仍是消消沉沉。暗忖今天外祖父。莫要身體不爽快。不曾往呂府上去嗎。還是呂府上留他老人家午餐了呢。等到未時過後。方見杜府的老僕杜升。送了一封書信來。文徵明折開看後。便到後面堂樓上去了。文成嘉只是連抽幾口冷氣。料來庚帖尚未取出。不然決不會自己不送庚帖來。反令僕人送到一封書信的。大約書信上的話。定是呂府不肯出帖等一類話語。啊呀。呂小姐呂小姐。前天承蒙你多情。而許了婚約。你也該



在爹娘面上。表示出一些心意才是。文家來央討八字。決不回絕的。小姐的雙親。一知道你心意。今天外祖父上門。那裏會拒絕的呢。一定你還怕羞關係。未和雙親言明。因此你令尊。好比睡在夢裏。定不知曉。女兒在玩月軒。已經私訂過婚姻了。香囊已經作為贈品。一言之下。怎可更改。正想間。丫環出來。到書房中請大公子。立到堂樓。夫人有事面談。成嘉詰量婚姻不妙。只是懶洋洋的進去。見了父母。到不能現出不快之色。文徵明即叫聲我兒。你這一件婚事。你外祖父方才親往呂府去過的了。因為呂府的千金。正有揚州總鎮劉雪濤向他求親。須待彼處的庚帖回後。方允出帖。倒並不是不允的意思。呂家現約十天後。再請你外祖父去聽佳音。大約呂達已不贊成劉姓婚姻。所以索回庚帖。預備攀對我家。你還不可性急。須知人生姻緣。原是五百年前的緣分。呂小姐若是我家媳婦。遲早終當成功的。你可



明白嗎。但你對於學業。仍當專心勤讀。將來功名成就。那一家不願選你東床呢。文成嘉連連稱是。杜夫人又道。爲母尚有幾句要言。向你說明。現在呂家約期十天。再取庚帖。分明是有意於我家。照你外祖父信上看來。劉家求親在先。所以呂家出那庚帖的。要是我家早幾天去。也許庚帖早可取得。但你們相遇太遲一些。這也是緣分如此。我兒讀書明理。應該不致糊塗罷。文成嘉在父母前。當然不敢現出不快之色。諾諾連聲。下樓回到書房。可是滿腔愁思。便從此起。又要眼巴巴等候十天。叫人多麼着急呢。幸虧他是生性溫柔的人。肚子含着不快。臉兒並不齊露現出來的。當着父母的面。更還強作歡容。所以他的父母。也不很擔憂。過了二天。祝天生從長洲返蘇州。文成嘉也去道賀。相見之下。二人便談得十分投機。那天祝天生邀他去游玩虎邱。他們情投意合。天生又請成嘉。住宿在祝府上。備席款



待。更把自己巧遇盛美人瘦美人事。告訴了小文。小文又因香囊落地。被小祝搶在手中。知道這是閨房之物。要挾他說出了來歷。方允還你。文成嘉只得也把和呂小姐在花園會遇。私訂了終身等事說明。天生方將香囊還了他。却連連稱賀道。恭喜文兄。已得美妻。足見此中豔福。比小弟勝過多多了。文成嘉忙道。祝兄休得取笑。想呂家允不允。還未可知。怎麼你就道賀起來。祝天生笑道。既有黃鶯傳箭。定卜乃是天賜良緣。你想那頭黃鶯兒。爲何帶了箭。不飛到我姓祝的家裏來。又不飛到張王李趙的府上去。却偏偏飛到你家呢。這就是月下老人。所差的神鳥。特地來引你去相會美人的。你再不想。一隻小鳥兒。一箭反會射不死的嗎。那當然是神鳥。還有什麼疑慮不成。兄弟怎敢不向文兄道賀呢。文成嘉被小祝天花亂墜的說了一遍。果然心頭突然欣喜起來。以前自己還想不到。現在被祝兄一提及。却屬言

之有理。大家暢飲過數杯後。文成嘉又道。揚州總鎮劉雪藩。他已派人向呂府求親。他們是武將對武將。當然十分親近的。倘若劉家不允送還庚帖。這事如何辦理呢。天生笑道。單憑一張庚帖。也作不得允婚的證據。有了庚帖。還須坤宅應允。方能定聘。正是。

婚姻還須雙方願 一紙庚帖難憑信

欲知文成嘉親事。以後能否順利。有情人成爲眷屬否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


第十五回

杜翰林二次作伐
祝通判初報丁憂


文成嘉和祝天生。談及自己的婚姻。但恐前途危險。呂府上如果一言允諾。呂小姐便是劉家的人了。祝兄。你是一位智謀過人的人。不知有何妙計。使劉呂婚姻事。不致成就。那末文呂姻壘。方有望。可恨姓呂的。乃是客居在此。除了我外祖父外。並無別人。可以從中探明消息。呂達畢竟贊成那一家婚姻。替劉家作伐的。又是何等樣人。小祝道。吉人自有天相。文兄何必也作杞人憂天呢。現在呂家的婚姻。尚未回絕。希望正多。倘若十天以後。令外祖父前去求取回音時。呂府上仍然不肯出帖。或是呂府雖允出帖。那劉府上一定要對呂小姐。這可須要用些計謀出來。把那位文武雙全的呂小姐。非和你文兄結合不可。現在這數天中。大可不必擔憂。不如談談快活的事情。



罷。文成嘉道。祝兄但知其一。未知其二。倘若嘉興的盛美人。和你親自私結了婚約。可是庚帖取不到。他們的家長。偏偏不應允。只怕祝兄的心裏。也要抑鬱嗎。天生道。到了那個時候。當然也要如此。但文兄希望未絕。未必呂家家長不允的啊。倘若二次登門。令外祖欣然取得了庚帖回來。試問這幾天的憂悶。不是無爲之至嗎。文成嘉聽他這般地一勸。果然心中憂悶。拋掉了一半。這一夜二人在書房。對榻談心。却是越談越有趣味。文成嘉道。可惜祝兄。不久便要返杭。倘能同住在蘇。時可相敘。豈不大快。小祝道。兄弟也在這般地想。所以挨着不願回杭。昨天起因爲外祖父身體有病。已致函父親。說本當即日返杭。奈外祖父突然患病。命孫暫勿離去。惟有且待他老人家病愈後。再當回杭了。所以你我一時不致分別咧。成嘉終是說出恐怕婚姻有變的憂話。將來須當祝兄設計。幫助小弟的。天生拍胸担任。



一夜過後。次晨成嘉辭別天生時。約定小祝到舍敘談。昨天兄弟在府上談心。今天請兄須到舍間去住宿一宵。祝天生正憂無伴。也便答應。從此小祝小文。愈成爲知己。今天小祝住在文府。明天成嘉便去宿於祝府。時光容易。轉瞬十天便到。杜翰林乃是言行如一的道學前輩。一算已經十一天了。那天又到呂遠府上。去取小姐庚帖。呂遠恭恭敬敬。接到廳上。杜翰林尚未開言。呂遠即將燕京兵部尚書銜的一封公文取出。經杜老觀看。杜翰林看罷。不由口稱恭喜。且問定於何日啓行。老將軍榮任京城都指揮。兄弟理當恭賀才是。原來這一封書信上。是京中兵部尚書朱景璋給他的。因爲京都的指揮官閻塘。就爲開罪了劉瑾。被劉瑾在正德帝面上。說了一句壞話。立即革職。朱景璋乃是明代開國功臣朱亮祖的曾孫。他從前也是位清官。後來看見唐上傑老太師。尚且鬥不過劉瑾江彬等一般奸臣。所以凡事也便媽媽



虎虎。奸黨來連絡他。也就和他們敷衍。因此這個兵部尚書。做了好幾年。倒很穩固。他和呂逵。乃是八拜之交。因此一遇了機會。仍然請他出山。呂逵以前。因為沒有孝敬。送給劉瑾。以致被奸黨軋下台來的。他現下四十九歲。做官的利祿。並不曾減退。離京南下時。在朱兵部前。露過幾句志願。還有拜托盟兄舉薦的意思。朱景璋時時放在心上。所以一有機會。就走了劉瑾的門路。向君皇當面一句話。即將京城都指揮的顯職。給予呂逵。兵部急差家將。送書到姑蘇。叫他信到立即動身。因為這是重要的職任。不能久代的。呂逵接到這信。當然非常欣喜。一面寫了回信。打發兵部家將先行北上。又寫了一封回信。說在三四天內。是當攜眷北上。呂逵把這喜信。告訴夫人陳氏。陳氏一聽丈夫升官。當然無限欣喜。可是呂韞珠一得此信。全家在三五天。動身北上。急得她心亂如麻。險乎痛哭出來。自己和文公



子的婚姻。不是被一封京信打散了嗎。什麼京信早不來遲不到。偏偏恰好將和文府說親的時候。便就到臨了。蒼天蒼天。為何太把奴家呂韞珠遭逢磨折了呢。原來呂家的家庭史。本書上從未交代過。趁此呂達赴任時際。在下且來作一個簡單報告。呂達本是江西人氏。他夫人陳氏。原籍姑蘇。但是位小家碧玉出身。那年呂達到姑蘇來游玩。看中了出銀二百兩。娶歸作妾。不料入門一年。呂妻病歿。陳氏便升為正室。夫婦間恩愛頗濃。呂達二十歲上。生了一女。取名韞珠。却是生得秀外慧中。二十四歲上。又生下一子。名喚韞康。可是面貌粗俗。性質愚笨。又因幼年時候。害那驚風。把二條腿變成爲一高一底。兩條臂兒。也是有些彎曲不直的。不過呂達夫婦。並不因他四肢殘廢。不加寵愛。和韞珠一般的視爲寶貝彷彿。韞珠自幼聘了西賓。教讀書本外。她老夫子又傳授他武藝。跑馬射箭。馬戰步戰。都能精



通。當年爲潼關總鎮時候。登門作伐的。自然不少。只奈呂韞珠自負是位文武俱全。容貌出塵的女子。對於婚姻問題。抱定非要自己中意後。方允對親。她母親陳氏。早已應允過她。如有人家談婚。先當和我女言明。女兒應允後。父母方能應諾。這是以前的事。呂韞珠向隨父母在潼關任上。那邊的許多官宦子弟。大都乃是梢長大漢。論他們雄壯。當然有餘。但論到了風雅二字。那就配不上了。呂韞珠有了旖旎動人的美貌。更是文武俱精。她心坎裏的志願。惟願配一位溫文爾雅的書生。自從南移姑蘇後。有時跟隨母親。到過各處拈香。少年公子。也曾見過不少。雖比北方的少年。風雅多多。可是還沒誰合得上眼。那年的芳齡。已經一十九歲。轉瞬再加一年。不是二十歲嗎。青春不再。每想到自己的終身問題。不免有些感觸。陳氏也爲女兒長大。就想在姑蘇。配對一家親事。那年攷秀才。中的是文徵明的公



子。文成嘉爲首名。呂府中的僕人們。當做新聞資料。說那公子。人品如何好。文才又如何好。老子中解元。兒子中經元。將來的會元狀元。若能取得。倒是一門四元了。丫環們聽見了。便去講給夫人小姐聽。因此呂韞珠的腦府中。早留着文公子的名字。私念人人稱贊姓文的瀟灑風流。一定不會言過其實的。說也奇怪。呂小姐聽了文成嘉三個字。就像無限歡喜的。恰巧隔不多天。文成嘉竟像鬼使神差的跑到呂家花園中去。鬧出白老虎的奇聞。使雙方在玩月軒會面。韞珠一聽是文公子。又因見他蛇鑽五竅。白虎出現。將來必然是位大貴人。又想黃鶯兒帶箭飛去。落在她書房之外。這豈非又是一件奇事。大謙那隻黃鶯。定是神鳥。特來撮合我們二人婚姻的。那豈可錯過機會呢。所以文公子一說承蒙相贈香囊。呂小姐非但不怨。反而心坎裏非常欣慰。當即把終身托付了他。要是沒有這幾種緣故。呂小姐怎會一



見之下。在不多時間。竟將自己姣貴身價。自視得這般輕賤呢。文成嘉自幼生長姑蘇。閨閣千金。宦家小姐。見過了不少。但終覺不合心意。就像馮通政的孫女。那年一十六歲。生得嬌小玲瓏。閨名敏嬌。是一位通文善畫的美人兒。可是文成嘉見過了。並不認爲合意。故此不曾提及親事。尚有許多很齊整的閨閣千金。成嘉終是不中意。那天一見了呂小姐。却就驚爲天仙化人。私訂了婚約。這也是情人眼裏出西施。換一句迷信的話。便是有緣沒有緣了。但男女相愛這個問題。實在非常奧妙。有的人看甲女爲美中之尤。有的人却看來不過是中上人物。有的人以乙女爲佳人魁首。但別人或將乙女當作平常女子。這種情形。到了現代。也是如此。人各有性。即各有他愛好之點。文成嘉一片癡情。鍾於呂小姐身上。韞珠小姐也是一往情深。惟文公子可以配得上做她丈夫。若在自由配婚的時代。雙方既經同心合意。登一




天報。宣告親友。便可算作婚約的告成了。那怕父母反對。只要是合於法定人的年齡。還有什麼阻礙呢。當那明代時候。風氣不同。舊禮教正在盛行時際。婚姻之權。操於父母。呂達夫婦。只爲深愛女兒。故凡達到求親時候。向女兒說明了。問問她願不願。已是破例的人家哩。再講呂達的宗旨。實和韞珠大不相同。當年做總鎮的時候。只在對一家門第略高一些武職官員。將來可以彼此由婚姻關係。互相援助。後來去職到京。也住過半年光景。却見江彬勢燄滔天。身爲皇城禁軍都督。時常和皇上私下出外游玩。都靠他胞妹江美雲。巴結皇上。纔能得到今日的地位。再有巡城都督張綠。也是靠女兒獻進了豹房中去。充了君皇的女侍衛。方能寵位日隆。滿朝文武。誰不要趨奉於他。可是那呂達。也有一位美貌千金。偏偏還埋伏在家裏。大約皇上不曾知曉。所以我也不曾交運。倘若一旦天從人願。我女也到了豹



房中去。姿色決不在江美雲之下。武藝可在張小姐之上。將來在京城裏。不是也可以大出一番風頭嗎。只奈想得到辦不到。祇能看人家受寵升官。因此一心想把韞珠。且慢對婚。或在這一二年內。有了機會。仍可獻進豹房。當今皇帝。最是貪色。像我女兒這樣的花容月貌。還怕皇上瞧不中嗎。他肚子裏的意思。從未說出。故連得陳夫人也無從明白。自從到姑蘇半年後。惟有揚州總鎮劉雪藩。請人到呂府上做過月老。但早被呂遠婉言辭謝去了。那天杜翰林親自登門。替他外甥作伐。呂遠是想做國丈的人。如何肯輕易應允文家親事。因此推說揚州總鎮先來提及親事。須待十天後。再請老夫人聽候佳音等話。那原是游約的對付。想十天以後。杜翰林倘是見識好的。不會再來了。若果再來。仍推在揚州總鎮身上。只說捏住了我女兒庚帖。不允退還。現在已托知友去催討。且待姓劉的解決了。方才再出年庚。不



然。一女有了二紙年庚出去。將來豈不要鬧出糾葛嗎。恰巧燕京的朱兵部。催他即日動身。榮任京城都指揮的要職。呂達何等得意。杜翰林二次上門。就說目下忙於赴任。女兒婚姻。只好從慢。將來再由書信商議罷。杜翰林知是真情。親到文府上向女兒月芳說明。但呂韞珠小姐。早在母親前講明過。花園見虎。私托終身。陳氏已經知曉。在呂達面上。屢次討論過。文府親事。再好沒有。女兒已經一十九歲了。錯過這家婚事。實是可惜的。女兒的青春。轉眼便到二十歲呢。呂達正說不出心中的苦。若沒有京中送來的喜信。說不定呂達也要應允文府的親事了。那知天有不測風雲。人有旦夕禍福。呂達忙於進京。一切及待料理。怎能再將婚姻一事提議呢。韞珠小姐。時時流淚。乃和碧桃商議。文公子處必當致信於他。說明隨父入京。至於我的婚約。當然不能改變。父母若要強逼時。也惟有一死而已。且待



明年。公子入京會試。那時可到報國寺中。每逢朔望。奴家必去進香。和君會晤。幸勿掉忘等語。下邊呂韞珠三字。更咬破了指兒。點上幾點鮮血。以作鄭重的意思。命碧桃託言出外購買脂粉花線。把信送到文府上去。必須當面交給在文公子手中。切不可誤。最好交給了他。向他取一封回信來。碧桃爲難道。文府上我知道。住在相離不遠。小婢雖未去過。可以一問便知的。但送到大門內。他家僕人們又不都是瞎眼。不知放我進去不放我進去。倘然文府上的老爺夫人知道了。小姐的名譽。豈不攸關呢。呂小姐想了一想道。你只能候在文府大門的附近。如見文公子出外。你便悄悄地去交給他。向他要一封回信來。倘若不見。你便多候一會。終算替你小姐出力的。碧桃道。小姐平時待奴婢甚好。雖赴湯蹈火。亦所不惜。但今日時已將近。去恐不及。不如明天一早便去。小婢預備整天的去等候便了。呂小姐十分




欣喜。但她這一夜裏。那裏睡得着。不知文郎知曉我家突然動身的消息。一定坐立不安。萬分悲傷吧。果然。文成嘉那天。見外祖父光臨。跟了父親出接。抬頭一望。見老人家滿面笑容。成嘉到心中暗暗快活。只道婚事大概成就了吧。那知杜翰林。原是靜養功深。對人終是笑臉相迎的。文成嘉見了他的臉兒。却白開心了片時。接至書房。杜翰林即將呂遠榮任京城都指揮職。還是昨天接得的京信。打算三五天移家北上。那有心思。再談女兒婚姻。雖說入京以後。仍可書信來往。但地隔數千里。只怕這件婚姻。難有希望的罷。愚想馮通政的孫女。不是才貌雙全的美佳人嗎。況且年歲相若。門第又對。且待隔一天去求取庚帖。倒是一樁美滿良緣呢。文徵明連連稱謝。可是文成嘉正如萬箭刺心。又怨恨到那黃鶯身上去。你若是神鳥。特來撮合我們二人姻緣的。自當順順利利。取到庚帖。將婚姻對定才是。誰知私約



雖訂。偏會弄出這般不幸來。這可你這神鳥。豈非害了我嗎。我文成嘉未和呂小姐相會以前。神志清明。胸中毫無愁悶的。那知自從花園訂了婚約到今。那一天不是憂悶異常。從前還有一線希望。目下呂家移眷入京。兩地分隔。天各一方。莫說相會無緣。只怕在夢裏多不能相會了。杜翰林就在文家用過了午餐。和東床也以弈棋為消遣。文成嘉在書房裏讀書。那裏有心思。於是再想跑到呂家的後花園去。倘能再和小姐相見一次。問問她畢竟怎樣的主張。對於那天的婚約。反正沒有誰做證人。還算有效呢。還是取消了呵。因此走出書房。向外便走。吩咐服侍的小書僮文義。只說到祝府去的。其實想往呂府花園去會會小姐。一經分別。不知那天還能相見呢。剛巧走出大門。沒有多遠。只聽背後有人。輕輕喊聲文相公。你往那裏去呀。成嘉回頭一看。不由喜從心田起。愁便頓時拋。忙道。碧桃姊姊。你家小姐身子



安好嗎。碧桃一邊回說。小姐爲了卽日遷家北上。昨天晚上哭了一夜。一邊急將書信。交給文公子。成嘉接過來。拆開便看。却祇見寥寥數行。但字跡十分整齊。方知小姐一片癡心。未嘗把婚約忘掉。看到海可枯。石可爛。我情決不可更改等話。不由自言自語道。好一位有情有義的小姐。她既不扯破前約。自當彼此謹守。但爲什麼在動身之前。不謀和我見一面呢。碧桃又道。小婢到府上。足有二個多時辰了。立得腿也酸的了。請相公快快去寫一封回信罷。小婢急於回去復命呢。文成嘉道。我還想和你家小姐。在寶園中面會一次。煩請姊姊引導。不知可允使得嗎。碧桃忙搖頭道。今天不比從前了。老爺吩咐衆僕人。正在收拾行裝。花園裏的人進出很忙。如何可會見千金呢。文相公你快去寫回信罷。小婢等候在此。文成嘉將書信藏好。回到家門。急到自己讀書處。取出花箋。立成一書。又匆匆出外。交給了碧



桃。碧桃即便回府。文成嘉又回到祝府上。見了天生。便道。大事不好了。如之奈何。天生看他神色倉皇。忙問究爲何事。成嘉哭喪着臉。即將呂家即日北上的話告明。祝天生也頓足道。難了難了。不知呂小姐的志願。究竟若何。成嘉又把碧桃寄書。呂小姐信上的話告知。天生便笑道。文兄怎把一件事。分作了二次說。倒把兄弟也替你急死呢。呂小姐已有永不更改的血書。又約你明春會試時候。在報國寺相見。這正是一件萬分得意的事情。現在已是五月下旬了。到明春會試。不過半年罷了。但願我兄功名成就。大魁天下。便可和呂小姐成就姻緣。還怕呂達不願把女兒配給狀元郎嗎。只要呂小姐立志不變。將來終能成爲美滿良緣的。文成嘉被祝天生一勸慰。果然愁思又復減退下去了。時光易過。已到了七月下旬。文成嘉預備赴南京致鄉試。祝天生當然也要預備。不料天生的外祖父。忽然病勢凶險。因病



而亡。天生幸而早有書信。催他父親返蘇。祝枝山夫婦晚上趕到。他岳丈就在晚間去世。祝府要安排喪務。天生有了重孝。只好等待下次入場。文徵明唐伯虎。聞聽枝山回蘇。和他岳父的壽奠。都親去作弔。從此祝通判。丁憂在家。把官職辭去了。周文賓帶了愛妻王秀英和紹瑩。也到姑蘇來作弔。老四才子。復在吳門相會。只奈小四才子中。缺少了文成嘉一人。周紹瑩和唐玉麒。都住在祝府上。每日談文論詩。非常欣快。周文賓一到姑蘇。又給唐祝二人留住。王秀英却住在唐府上。也樂得不思回去。且說文成嘉動身。由一位老僕文德相伴。文徵明夫婦。連連叮囑。路上須要小心。一路由水道動身。那天到了鎮江。文成嘉晚上。忽然做了一個甜蜜的夢。夢見呂韞珠就在鎮江城外某村上。成嘉次日便吩咐且慢開船。反正日期尚未迫近。却獨自一人。上岸閑走。文德要跟隨時。成嘉厲聲喝退。只說就在附近走

走。跟着什麼。沒有目標的亂走。從午前走起。將近天晚。那裏找得到呂小姐蹤跡。正是

夢由心造非真事

何能追蹤訪美人

欲知文成嘉在荒郊黑夜中。如何情景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


第十六回

黑夜荒郊幽齋見鬼
義心俠膽書生救人

文成嘉一路前進。四野荒郊人影全無。日色西落。半空中被黑暗籠罩着。更有薄霧迷漫。空中的星月。就被這層薄霧。遮得不見。再走了五六里時。成嘉別的倒還不怕。怕的是身上覺得十分奇冷。兩腿也漸漸地發酸得似乎搬不動了。一望前面。却有一座廟宇。成嘉暗想。秋深露冷。若再前進。身體定受風寒。不如就在這廟宇內。躲避一宵罷。走近廟宇一看。但見

鐘樓倒壞。殿宇歪斜。山門盡長蒼苔。寶閣都生荒草。紫宵聖母。迥非金斗默運之時。碧霞元君。大似赤羽逢劫之日。試看獨角小鬼。口中烏雀營巢。再觀二面佳人。耳畔十蛛結網。沒頭書吏。猶捧折足之兒。斷臂奶奶。尚垂破胸之乳。正是修造

未卜何年。摧崩只在目下。



文成嘉看了一會。只見腐草盈階。荒榛遍地。二廊下塑着許多攜男抱女的鬼判。多半是少頭沒脚。正面大殿三間。看了看。中間塑着三位娘娘。二邊也塑着許多伺候的婦女。文成嘉見是女神。不好在殿中歇臥。恐怕褻瀆。他出來到東廊下一看。見一個赤髮青面環眼女鬼。同一個婦人站在一處。那個婦人二手捧着一個盤子。盤子內塑着幾個小孩兒。坐着的睡倒的。倒也有點生趣。成嘉看了笑說道。你這二個身軀。後面便是我的公館。今晚我要同你們作伴罷。說着。用衣襟把地下土拂了一拂。斜坐在二鬼背後。再睨天光。已是黃昏時分。看罷。將頭向大鬼脚上一枕。方纔睡倒。只見那廟外跑入一個婦人來。紫襖紅襟。走動如風。從目前一瞬。已入殿內去了。成嘉又驚訝道。這時候怎麼有婦人獨來。語未畢。只見那個婦人走出殿外。站在臺階下。



像個眺望的光景。成嘉即忙坐起。從大鬼二腿縫中一觀。只見那婦人面若死灰。全沒有一點生人血色。東張西望。二隻眼睛。烟烟燦燦。顧盼不測。少停只見那婦人如飛的跑出廟門外去了。成嘉大爲詫異。心裏想着。這女子絕非人類。非鬼即妖。看她那般東張西望的光景。或者她知我今日到此。要下我手。也未可知。又想了想。笑道。隨他去。等她尋找。再做裁處。正想算間。只見那婦人又跑入廟來。先向成嘉的廊下一望。旋即又向西面廊下一望。急急的走入殿內去了。成嘉想道。不消說。是尋我無疑了。不多時。那婦人又出殿來。站在台階下。口裏嚶嚶的長笑了一聲。倒和母雞生蛋相似。祇是聲音連貫着的。不像那樣斷斷續續的叫喊。又如飛的跑出了廟外去了。成嘉道。這真是我生平未見又未聞的怪事。看她這樣來來往往。端的要怎麼。半響只見廟外走入一個男子來。頭戴紫絨毡笠。身穿藍布直袍。



足登布履。腰繫搭膊。那婦人在後面用手推着他。那男子垂頭喪氣。一直到正殿台階上坐下。眼望着西北。長嘆了一聲。只見那婦人取出個白棍兒來。長不過七八寸。在那男子面上。圈了幾圈。圈罷便爬倒地。地下拜。拜罷將嘴對着那個男子耳朵內說話。說罷又在那男子面上用口吹。吹罷又圈。忙亂不已。那個男子任他作弄。就像不看見一般。睜着眼。朝着天。想算他的事體。那婦人又如飛的跑出廟外去。瞬息間。又跑了進來。照前做作。那男子站起來。向那廟殿窗櫺上看視。像個尋什麼東西的光景。只見那男子面對着窗櫺。看了一會。搖了幾下頭。復回身坐下。那婦人到此。越發着急的了不得。連圈連拜。連說連吹。忙亂的手脚無處。又不住的回頭拜了說。說了吹。顛倒不已。少刻只見那男子。緊閉雙目。聲息俱無。猛然大聲說道。罷了。隨卽站起。將腰間搭膊解下。向那窗櫺眼內。穿進一半去。又拉出了



一半來。只見那婦人。連忙用手替他挽個套兒。將那男子的頭搬住。向套裏亂塞。那男子二手捉住套兒。面朝着廟外。又見那婦人。此時更忙亂百倍。急圈急拜。急說急吹。恨不得要那個男子登時死去。快。成嘉看了多時。心裏說道。眼前這婦人是個弔死鬼。只怕我力量對她不過怎麼處。又想到。我若不救此人。將來還想幹怎麼大事嗎。防什麼呢。想罷。從大鬼背後走出來。用盡生平氣力。喊叫了一聲。只見那婦人吃了一驚。那男子隨聲蹲在大殿窗樑下。那婦人急回頭看見成嘉。將頭搖了二搖。頭髮披拂下來。用手在臉上一膜。二眼角鮮血淋漓。口中吐出長舌來。又吱吱叫了一聲。如飛的向成嘉撲來。成嘉此時。也沒個東西打她。瞧見那泥婦人盤子內。有幾個泥娃子。急忙用手拿起一個來。却好那婦人剛跑到面前。成嘉對準她面門上。二手用力一擲。恰巧端端正正。打在那婦人臉上。那婦人便應手而倒。



成嘉急忙看視。見她一倒。卽化爲烏有。急向四下裏一望。形影全無了。只見那男子還蹲在階上。成嘉起先倒毫無怕意。現將這婦人打倒了。不由的髮豎身冷。有些疑懼起來。成嘉又搬了個泥娃子。提在手中。先入殿內。後到西廊。然後走出廊外。仔細看了看。仍是一無所有。隨將那泥娃子放在階下。再到那男子面前。也蹲在階下問道。你這男子爲着何事。却要行此短見。問了幾聲。那男子終不說話。成嘉道。你這人真是癡漢嗎。你旣肯捨命上吊。你倒不肯和我說一說嗎。那人道。說也無益。不如死的好。又道。你旣這般諄諄問我。我只得直說了。離此廟五里。有一呂村。就是我的祖居。我父母俱無。祇有一個妻房。倒生了二個兒子三個女兒。十二三歲的也有。六七歲的也有。一家兒六七口。都靠我一人養活。我又沒有田地耕種。不過和人家傭工度日。今日有人用我。我便得幾個錢養家。明日沒有人用我。



一家就要饑餓。本村有個李二爺。是一個仗義漢子。我也常和他家做活。他見我爲人勤儉。又知我家人口衆多。情願借給我二十兩銀子。不要利錢。三年還他。着我拿去做做小生意。我承他的情。便到北關門外。販賣燒酒。行至柳山坡下。山水陡至。可恨七鏟酒。七隻驢。都被水衝去。我和驢夫上了樹。纔能得着性命。二十兩本錢全拋。害了人家七個驢子的性命。回家後無面去見李二爺。不料別人將我折了本錢的話。向他說知。李二爺將我叫去。細細地盤問了原由。又大笑起來道。這是你的運氣未通。我今再給你二十兩。你仍舊再去做生意。日後發了財還我。沒有也罷了。我又收了他的銀子。開了個豆腐店。半年來到有點利息。又不該聽了老婆的話。他說豆腐必須養豬。才有大利錢可得。我一時沒了主意。就往丹陽去販豬。化去十九兩銀子。買了五頭豬。走了二天都不吃食水。到了第三天死了二頭。昨天



又死了一頭。我見事已大壞。將剩下來的那頭豬。要出賣給人。人家說是病豬不要。沒奈何減下價錢。方得出脫乾淨。連死的活的。祇收得五兩銀子。到折了十四兩銀子本錢。我原要回家。將這五兩銀子交給妻子。再尋死路。不期走到這廟前。越想越無生趣。不但羞見李二爺。連妻子也見不得了。說罷。拍手頓足大哭起來。成嘉道。你且莫哭。這十四兩銀子。我如數還你。那男子道。我此時什麼時候。你還要打趣我。成嘉道。你道世上祇有個李二爺幫人嗎。隨將身邊取出銀包。揀了三錠道。這每錠是五兩銀子。彀你本銀有餘。說着將銀子向那男子袖中一塞。那男子見銀子塞入袖中。心下大驚。一面止住淚痕。一面眼角偷視成嘉。口裏哽哽咽咽的說道。只怕使不得。只怕天下斷無此事的。只怕我不好收他。成嘉笑道。你只管放心拿去。有什麼使不得。有什麼不好收處。那男子一蹶身站起來道。又是個重生父



母了。連忙跪下殿階。爬倒地下。就叩了十七八個頭。碰的地下方磚亂響。成嘉扶起來。那男子問成嘉道。爺台何處人。怎麼黃昏時分。還在這個廟中。成嘉道。我是蘇州人氏。姓文。我還沒有問你名姓。那男子道。小人叫趙二。這廟西北五里。就是小人住家。文爺此時在這廟內有何貴幹。成嘉道。我因趕不上回船。在此權住一宵的。趙二又道。小人家中。實不乾淨之至。但還比廟內煖一些。請文爺到小人家中去坐一會罷。成嘉道。我還要問你。你到這廟中來的時候。可曾看見有一個婦人嗎。趙二道。小人並沒有看見過。成嘉道。你來這廟中。就是爲上吊嗎。趙二道。此廟原是小人回家必由之路。只因走到廟前。心裏就有些糊塗。自己原不打算入廟。不知怎麼就到了廟內。心緒不甯。只覺得死了好。適纔文爺大喝了一聲。我纔看見了。覺得心上纔略略有點清爽。成嘉道。你可聽見有人在你耳中說話嗎。趙二



道。我沒有聽見。我似乎覺得耳中。常有些冷氣貫入。成嘉笑道。這事很奇怪。我所以要問你。趙二又急急問道。文爺方才問我。看見婦人沒有。難道文爺可曾看見嗎。成嘉笑道。我沒見。趙二忽然大叫道。不好了。此地乃是有名的鬼窩。單獨行人。白天還不敢來。我們快去罷。成嘉笑道。就是走。你也該將搭膊解下來。趙二連忙解下來。繫在腰間。把成嘉送他的銀子。分握在手內。讓成嘉先出廟去。到了廟外。偏又走在文爺前面東張西望。不住的回頭催着成嘉快走。到了自家門首叫門。裏面一個婦人問道。可是買豬回來嗎。趙二道。還說豬哩。我幾乎給你送掉了性命。快開門。大恩人來了。等了一會。婦人把門兒開放。趙二引成嘉讓入房內。成嘉見是內外二間。外房內有些磨子斗盆。木槽碗罐之類。又讓成嘉坐在炕上。隨入房內。半響見一婦人。領出四五個小男女。和成嘉磕頭。成嘉跳下炕來還



禮。婦人道。今晚若不是客爺。丈夫的性命斷的不保。說了這兩句。便滿面羞慚。領着小孩子們進去了。趙二復讓成嘉坐下。又聽裏邊風匣聲響。不一時。趙二拿出一大碗滾白水來。說道。連個茶葉也沒有。成嘉接過來道。極好。趙二又去取出一壺燒酒。二碟鹹菜。配了一碗豆腐花。擺在一張小木桌上。給成嘉斟好酒。成嘉叫趙二同坐着。相對吃着。趙二又問。恩公方才問及。可見婦人這一句話。想必定有緣故。現在已到家門。請文相公說出來。也不怕什麼了。文成嘉道。方才我並不對你實說。就怕你聽了。心中驚嚇。所以也就含糊着。其實在你未進廟門時。先有一個婦人進來了。因把眼見的情形。細細說出一遍。聽得趙二驚得汗毛根根直豎道。怪道人們都說那邊有弔死婦。原來果有這種鬼怪。幸虧文相公是位俠腸義骨。心慈膽大的公子。還敢把東西拋打過去。要是換了別個膽小的人。小人的性命。



也早已沒有了。但不知公子。此次出門。欲往那裏去。有何貴幹。文成嘉道。我不過爲的去鄉試罷了。因爲久慕鎮江風景。特地停船一天。各處閑遊。誰知地陌生疏。走到天暗。忘了歸路。因覺身上寒冷。不過。便到廟中去暫避。冷露寒風。打算坐到天明的。忽然見一婦人進來。心竊詫異。那就不敢睡了。後來你竟給那女鬼作弄。同是人類。豈有不救之理。趙二忙起立。向外作揖道。蒼天在上。后土在下。過往神靈。下民趙二。今夜得蒙文相公救了性命。使我夫妻父子。仍能團聚。且賜銀兩。慈腸俠骨。真是當世一位活菩薩。但願文相公此次應試。務必高中。善人善報。纔是天理昭彰。文成嘉見東方漸白。卽欲告辭。但不知從此間到那船埠。可有多少路程。趙二道。遠哩遠哩。足有十五六里吧。且待燒好了早飯。公子吃飽了肚子。再走不遲。文成嘉一夜未宿。又吃了二碗燒酒。果覺腹中很是饑餓了。也就



答應。不過想到船上的文德。他爲了我一夜不回去。一定急得他上天無路。入地少門了。再想起前夜的夢景。又是詫異不止。記得明明白白。夢中的呂小姐。親口向我說明。是在鎮江的呂家村上。不意這裏果有一呂村。莫非美人真的南下來了嗎。想了一會。忽又暗暗自嘲道。唉。文成嘉文成嘉。你已讀破了萬卷書。怎可把夢中的情景。當做真情不成。那不是和村夫愚婦。一般地見識嗎。一刻兒。趙二又到裏邊去。端出了一大碗白米飯來。雙手捧到成嘉面前道。恩公一夜未吃東西。快請用飯罷。又見趙妻也端好一盤菜肴出來。都是熱氣騰騰的素小菜。正所謂饑饉多美味。覺得豆腐店的菜肴。倒燒得怪有滋味。什麼比那魚肉鷄鴨都似較勝呢。成嘉平時的飯量。祇喫二淺小碗飯。現在把一大碗喫了。還添上一碗。比着平時。要加多兩倍以上。心中猜不出是爲什麼緣故。其實很聰明的文公子。怎麼一時間反會矇



懂不成。他還是在船上。吃了早飯上岸的。若是坐在船中。一些兒不去運動。喫下的東西。自然呆於消化。昨天連得午飯晚膳。一概不曾吃。又是奔走了一天。後來和趙二。同到他家豆腐店時。又走上七八里。將近一周時。沒有東西充饑。你想不是要增加食量的嗎。可笑文公子。一心把呂小姐放在腦門中。累得自己吃飯次數。也會忘個乾淨了。足見世界上最能令人顛倒的。就是這一個情字。一念情深。竟能把什麼都拋掉。可以不顧。諸位如果經歷過情場滋味的。一定也可以明白。文成嘉吃好早飯。丁看窗外紅日已升。心中急於回船。趙二深恐恩公錯走路徑。情願相送到船埠。成嘉堅稱不必。只奈趙二一定要送。二人一路談談說說。並不覺到寂寞。到了船埠。文成嘉遙望自己的船。依然定靠原處。正見文德立在船頭上。伸長了頭頸眺望。一望見小主人。和一個鄉人同來。正是快活得渾身的骨節都鬆爽了。他就



飛步上岸。迎着文公子道。相公怎麼昨夜不歸。可知老奴急得魂靈兒都不附身上嗎。謝天謝地。相公回來了。但不知這位何人。那趙二接着道。大叔若問小人。姓趙名二。幸蒙你家貴公子。昨夜搭救了小人性命的。文德聽了。那裏弄得明白。成嘉卽向趙二道謝。承你相送到埠。十分感激。又在你家吃了許多東西。未謝分文。想你是個小本生意人。說着。又對文德道。你快到船上。取五兩銀子來。須相謝這位趙二呢。趙二一聽。雙手亂搖道。小人昨晚已受恩公厚賜。今日斷不敢再領的了。文相公。小人辭行了。救命大恩。且容後報罷。一邊說。一邊飛跑而去。頃刻不見。等待文德拿了銀子上岸。趙二早已跑得影蹤都瞧不見了。文成嘉走上船時。船家等衆人。都來問安。且詢公子。何故昨晚未歸。小人等却誰都担憂到現在呢。小人們一早已到附近村鎮上探尋過。都說並未見過年輕美貌的考相公。相公再遲一些



回來。我們想到衙門中報告失蹤的啊。文成嘉到船艙裏邊坐定。卽把昨天走到傍晚。不辨歸路。入廟暫避冷露。以致見一吊死鬼。救那趙二等情形。詳詳細細。說了一遍。聽得文德。忽而驚。忽而喜。文德聽罷。便向小主人撲通一聲響。跪倒下去道。小人懇求相公。有一件事。請相公必須答應的。成嘉忙問。你有怎事。不妨起來說罷。文德不肯起立道。請小主人答應了。小人方能起身。小主人不答應。小人情願跪個一輩子哩。文成嘉深知文德。是家裏第一個忠心僕人。知他斷不致有無理要求的。卽道。你快起來。你相公只要能夠辦到的。當然應允你的。文德這纔起來道。小人所懇求的。並非別事。就是以後相公到了南京。或在途中。還不宜單身出外。因爲相公年輕。一到客地。第一不要亂跑。如要出外閑走。必當帶小人跟隨的。小主人已經答應小人了。諒來斷無更改。文成嘉笑道。原來如此。你倒會用哀求



計策。也罷。此後出外。帶你同走便了。當下吩咐開船。向南京進發。從鎮江到金陵。那時也許二天路程。一到碼頭。正爲這年是南場行鄉試時期。各地秀士。紛紛都想取奪功名。南京的許多仕宦行台。招商客店。莫不派人在船埠兜攬生意。文成嘉的船。纔靠碼頭。卽由一家鴻運旅店。上來招呼生意。滿口趨奉。竭力巴結。正是

欲圖生意興隆日

全仗法螺信口吹

欲知文成嘉到了南京。入場考試情形。能否高中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▲海上何可人先生精心傑作▼是家庭小說之王……

全書洋裝四大冊

明代
四傑

唐祝文周全傳

(雙套色封面)

▲此書曾經轟動全滬，銷數打破出版界歷來紀錄！

唐伯虎，祝枝山，文徵明，周文賓，這四位才子，鬧盡風流，人羨慕，個個讚美，惜乎坊間的俗本，不能詳述其中秘密，本書搜羅萬備，風流旖旎，桃色戀愛，一一盡載本書中。看了，如入眾香園裏，甜甜蜜蜜，恩恩愛愛，和和氣氣，享盡豔福。

■香豔處——九美洞房——互相恩愛——難煞唐解元！
■曲折處——枝山機詐——深謀遠慮——勝似諸葛亮！

讀此書，越讀越有味——越看越心醉——

注——本書每回有精細畫圖——

總發行所上海

武林書店



第十七回

看熱鬧街坊傳怪事
搶婦女惡霸受奇羞

文成嘉初次出門。完全不懂外邊的經絡。幸有文德自幼跟過主人。到過南場鄉試。北場會試。所以有些見識。知道南京的各家客店。對於這攷相公。視為大好肥羊。房金伙食。任意增加。大敲竹槓。船纜停靠。第一家是鴻運旅店。上船來兜攬生意。文德便問他房金伙食。一天該多少。和他講明價目。方始上岸。船埠上。停有許多坐轎。擁着不少挑夫等。每見一位考相公到。當做是位財神菩薩。那天正是八月初七。離開中秋開考。祇有八天。故船埠上考相公船。很是擁擠。文德喊了個力壯的挑夫。把行李鋪蓋提到岸上。船資早先打發過了。又喚好一頂小轎。自己提了一隻考籃。跟在轎背後。文成嘉本來最不歡喜坐轎。只因南京城裏地面大。又因考相公不坐轎。人家



就要說他一聲窮秀士。坐在轎中的文成嘉。只是向兩旁眺望。有時經過的大街。果然十分熱鬧。但走了一會。忽又經過的冷落地方。好像在郊外彷彿的。約摸十里光景。方抵客店。但見那條大街。非常寬闊。兩邊的店鋪林立。金字照牌。掛得密密層層。行人往來如織。喧聲接耳不斷。文公子下轎後。即由店夥。殷勤招待進去。領導揀看房間。可是第一第二進的上下房。已經客滿。惟在第三進起。尚有餘房。大小都有。這一家鴻運客店。乃是金陵數十年的老店了。一共有六進房屋。都是九開間的樓房。裝飾得清雅宜人。所以生意很好。文成嘉歡喜清靜的。便在第六進的最東廂房內住下。文德一切料理停當。主僕們都覺肚中饑餓。成嘉又點了幾樣愛吃的菜。又命暖一壺紹興陳酒。叫文德在旁同飲。文德謝了坐。先執壺向小主人敬了一杯道。但願相公。此次入場。一考便中。文成嘉乾了一杯。文德又斟一



杯道。請相公連飲一杯。明年北場。也是連中。文成嘉笑了一笑。也就乾了。耳內却聞前進中。有人念着文章調。分明也是候考的秀士了。暗想到了臨考。還在之乎者也的讀文章。正所謂急來抱佛脚了。第一天文成嘉沒有出去。到了第二天。即對文德道。向聞南京名勝很多。現在空閑沒事。該出外走走。你可隨我同走罷。文德不敢阻攔。一主一僕。只是沒有目的地亂走。文成嘉爲了呂小姐。時時想念到她。不由心頭大亂。希望明年會試。到北京去相會。還不知能夠會面不能會面。忽然走過一條街上。但見看熱鬧的人。不知擁了多多少少。用掉不少力氣。方能擠進人羣裏。瞧見一件奇事。只見一家大門牆前。大概也是官宦人家。一個紳士打扮的。直僵僵跪在自己大門口。一動都不會動。旁邊一般豪奴。却分立兩旁。有的舉着腿兒。蹺得很高。有的伸着臂兒。怒目睜着。似乎要打人踢人的狀態。却是只



裝着架式。拳也不打下來。脚也不踢出去。好像幾對石皂隸彷彿。看熱鬧的人。紛紛議論。文成嘉看了。不明白是何緣故。悄悄去詢問旁人。却是一連幾人不肯說。後來問到一個年輕漢子。方始說明緣故。列位。你道這長跪的紳士。為何不能起立呢。這正是南京的一件最有趣新聞。且聽在下交代出來。原來南京地方。不比別處。百姓衆多。商業繁盛。文武衙門。也比別處較多。統屬江南全省的軍門。就在金陵。那時的江南軍門。姓湯名叫志猷。治軍倒也森嚴。武略也很精通。只是天性好色。廣置姬妾。他軍門衙內。足有娶了二十多個姨太太。內中大半是金陵人氏。那第十三姨太太。就是當地一個惡紳盧廣成的胞妹。湯軍門最是得寵。盧廣成原本是個仗勢欺人。橫行不法的東西。自從胞妹受寵之後。越發肆無忌憚。他也有七個小妾。內中都是強佔人家的有夫之婦。第七個姨太太。年紀最輕。容貌最美。是




由揚州妓船上強搶歸來的。那知自己受用了一個多月。被湯軍門知道了。便叫去說。你這新得來美人。可肯送給我嗎。盧廣成如何敢說不肯的話。當即一口答應。回去備了一肩轎子。送入軍門衙門。湯軍門見了。非常歡喜。便對盧廣成說。你想做什麼官。本軍門範圍內。可以給你一個。盧廣成回說。官到不願做。但願以後有什麼事。請大人幫忙幫忙。那就感激無窮了。軍門一口答應。盧廣成有了軍門做護符。越發胆大。他就派家人們四出探尋。如見了美貌女子。不論有夫無夫。便回來報告。那天手下惡奴。經過一家門首。瞧見一個婦女。生得非常美麗。便在附近打聽她家根底。隨後急回去稟報主人。今天瞧見一位美貌婦人。我家幾位太太。都比不過她。却是位秀才妻房。他家姓汪。倒是世代儒家。不過並不富有。盧廣成大喜。立叫家人引着親去觀看。第一次還看不到。第二天惡徒又來。恰巧汪妻出外淘



米。盧廣成一瞧見。果然哈哈大笑道。好一位美人兒。回到家裏。便吩咐二個食客。領了四個武裝家人。帶了幾疋綢緞。幾個元寶。到汪家去傳話。明天上午。要來迎娶的。汪秀才父母雙亡。家裏祇有一位小兄弟。年方十歲。秀才也想攷舉人。正在拚命用功。他妻室倪氏。正是一位賢德婦人。她原是鎮江人氏。但她嫁了個窮丈夫。一些沒有怨念。所以夫妻相敬如賓。那天突然禍事臨頭。盧廣成派人去拋了聘禮。弄得汪秀才夫婦二人。哭了一夜天。倪氏主張。身藏利刃。一待惡霸近身。對他咽喉刺去。抵擋自己一條性命不要。一到明天。上午就有惡霸派了許多豪奴。抬着喜轎。到門迎娶。一個窮讀書人。怎有能力和惡霸碰釘子。況且知道盧廣成。乃是湯軍門的小舅子。勢大滔天。便是府縣各衙門。也只怕他三分。汪秀才眼見妻房被惡奴們搶了上轎。心中好不悲痛。自恨沒有力量。將愛妻救了回來。預備逃往他



方。繼而一想。人生百歲。終免不了死。我便拚着一命。追趕上去。到底還是清平世界。朗朗乾坤。在省城之內。人多眼衆。或者有人不容惡霸的行爲。一路上追趕前去。口中大呼青天白日。怎敢強搶有夫之婦。王法還在那裏。但街坊衆百姓們。一聽到盧廣成三字。誰不害怕。大家怎敢出頭干涉。汪秀才一路哭喊。恰巧對面來一位穿白袍的道人。他身材並不長大。五官却很端正。眉濃而有威。目朗而有神。虎背熊腰。鼻正口方。眼見一般惡奴。擁着一頂喜轎。轎中的婦女。也在號淘大哭。遠遠地有一秀士。哭得如同淚人兒一般。大步追趕。口中只在高喊。王法都消滅了嗎。白日青天。竟敢強搶有夫之婦嗎。兩腿拚命趕來。可是讀書人。不慣跑快步的。前邊的喜轎。及一般惡奴們。跑得何等捷快。早已飛也似的前去了。秀才還在老遠地趕奔呢。白袍道人。原是一位俠客。深通法術。專在人世間抱打不平。



幹的除暴安良事業。那時一見這種情景。因想不知搶親的是誰。當下飛跑的趕來。把秀才一把扯住。汪秀才跑不脫。便對了白袍道人下死命地把頭碰去。道人笑道。你莫碰。聽我說。方才那頂大轎裏邊。想來必是你的親眷。被人搶去了不成。你可向我說個明白。那怕他逃到一千里外。只要我嘴唇一動。便可給你容容易易奪回的。量你一人趕上他們。會做什麼。汪秀才那時不得脫身。又見他乃是個道人。說話有些古怪。只得急急說道。我是本城一名秀士。這轎內是我的妻房。被這一般家人搶去了。白袍道人笑道。這是件很大的事情。你還不肯早說。汪秀才道。早說你會怎麼。白袍道人道。前面站着的車兒。可是你的嗎。秀才道。不是我的。道人道。我和你同坐了。趕去如何。秀才道。車子很慢。還是跑的快。轎子早已不見的了。道人道。我不信。四條腿的。還不及二條腿的快。我和你坐上。你看何如。秀才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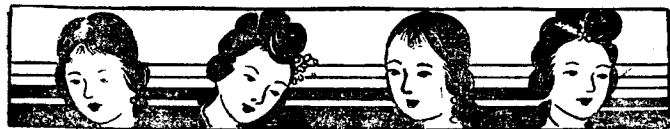
道。快去坐。且看你坐上去怎麼樣。道人道。慌甚麼。只用半杯茶時。保管你令夫人。還坐在這車上。說着。回到車前。秀才又道。你和趕車的都坐在車上。車外沿讓我坐。我有作用。汪秀才急忙上車。道人向趕車的道。你呆甚麼。這時趕上去。你就跑得個半死。趕車的也坐在車內。道人跨上車內。手掐劍訣。在騾子尾上畫了幾下。用手一拍道。勅。只見那騾子得了這個勅字。頃刻脚下生風。像雲飛雷逝的一般走去。汪秀才心坎裏十分怪異。只是不說出來。沒有幾句話的功夫。便看見喜轎同搶親的人。在前邊急走。只聽得道人說聲住。那騾子便站住了。半步不移。汪秀才又大嚷道。道長滿口許我將賤內奪回。怎麼看見轎子。倒反站住。道人道。你好性急呀。我着他們回來。豈非二便。說罷。又見白袍道人。口中念動了幾句。伸出右手。向抬轎轎夫。並搶親衆人。連招幾招道。回來回來。那些人好像得了將軍



令一般。個個旋轉身軀。隨着轎子。奔到道人面前。道人又用手一指道。且住。那些人又像泥塑木雕一樣。站住不動。汪秀才見了。喜歡的驚爲天神。在車內就磕起頭來。亂叫真遇到神仙了。道人又道。老兄不必多禮。快下去。把令夫人請出轎來。你夫妻倆一同坐上車。我好打發你們走路。說罷。親自下車來。秀才也連忙跳下了車。走到轎前。把繩子解開。便開放轎門。把倪氏扶了出轎。又叫他和道人拜謝。倪氏不知緣故。只白眨眨看了道人一眼。秀才又催他拜謝。倪氏只得拜了一拜。道人忙道。罷罷。快上車兒。秀才急扶倪氏上了車。又到道人面前。伏倒地下。連連磕頭。道人用手一邊扶。一邊說道。多禮多禮。於是又到車前。在那騾尾上畫了幾下。口中輕輕地念了幾句。向趕車的騾夫說道。這時已交午刻。到點燈時候。還可走二百多里。須送他到鎮江倪府上。你們方可回來。汪兄可伸手來。汪秀才把



手遞給道人。道人在他手內。也畫了一道符。又寫了一個住字。囑咐道。今晚日落時候。便到你岳家。到了可用手在騾上一拍。口中說個住。他就站住了。他站住。便一步不能移動。你速用淨水一碗。把你手並騾尾骨洗一洗。吾法便可自解了。秀才連連答應。道人又向秀才道。這車仗有我法力。雖過極窄的橋。極深的河。你都不用下來。只穩坐在上邊。任他走。倘若你離掉車輛二三步。再休想趕得去呢。切記切記。秀才又跪在地下。求道人說出姓名。道人道。我一個山野道士。有什麼姓名。你看往來行走的人。都看我們。你二人快坐車走罷。不一時搶親衆人都醒了過來時。你又要着急哩。秀才聽罷。纔同妻房上車。道人用手把騾兒一招。那騾兒便轉回身軀。道人道。那騾兒扛了車子。比風還快些。一霎眼間就不見了。道人看衆人時。一個個都呆站在一處。心裏想道。還是放他們去。還是着他們再站些時。



又想到。廣成這奴才。常聽得有人說他惡處。我從未見過他。我今天何不戲他一戲。警戒一番。使他將來。或可少搶人家幾個婦人。想罷。走到轎前。把簾兒掀起。坐在轎內。用手把四個轎夫一招手道。過來。四個轎夫一齊站在轎前。道人又道。走。四個轎夫。即抬上了肩直奔盧府而去。道人心裏暗說道。我生平不但尚未坐過四人轎。連那兩人轎兒也沒有坐過。暗想到底不比駕雲的受用。道人在轎內又用手向原路一指。這裏把咒訣一捻放。那些搶親的人。一個個倒倒顛顛。如夢醒一般。大家見神見鬼的嚷鬧。嚷鬧一會。都一齊向盧府回來。再說白袍道人。給四個轎夫抬了飛走。惡霸又差人跟隨打探。看見了自己轎夫。很歡喜問道。得了嗎。他們怎麼不來。四個轎夫並不回答。只抬着飛走。衆人跟隨在轎後。將到盧家門前。已有人望見轎子來了。都沒命的跑去報喜。廣成這日同幾個狐羣狗黨。并家中門客



等。在書房裏談笑。聽候喜音。聽得報喜說。喜轎到了。心下大喜。吩咐內院衆位姨娘們出來迎接。一邊又命催辦喜酒。轎夫將轎子抬入廳院。道人在轎內說道。停。四個轎夫一齊停下。內院早走出五六个婦女。站在階前。等候新夫人下轎。大小家人。以及傭工等衆。老老少少。俱在兩旁看新婦人容貌。一刻兒走來兩個婦人。打扮得花花簇簇。到轎前將簾兒掀起。一看見裏面坐着個穿白布袍的道人。睜圓着滴滴溜溜的兩隻眼睛。也對兩個婦人瞧看。嚇得兩個婦人。大驚失色。急忙往裏邊奔逃。衆男女大家莫明其妙。也低頭向轎內窺看。只見轎內走出一個瘦小道人來。滿面堆着笑容。搖搖擺擺。揚揚得意。直向衆婦人走去。衆婦人退避不及。一齊忙亂起來。衆家人見了。早有十數個。要上去捉拿。那道人便回頭道。啐。給這一口啐的聲音。各人呆站在一邊動都不動了。隨後又來了許多家人。都給道人一聲禁



住。動移不得。衆婦女大家急往裏走。道人見衆婦人已到內院台階。他也大步走入。把一把椅兒。安放在正中坐着。又用手把婦女一招道。婦女們俱入堂上來。你們可分立兩旁。又用手向東西指了兩指。衆婦女便會身不由主分立左右。立得整整齊齊。左顧右盼。道人見婦人都粉白黛綠。錦衣翠裙。不禁失笑道。這是貧道自出娘胎後。破天荒的奇逢啊。忽見外面又跑來七八個家人。在門外張望。却沒有一個敢進來。道人笑道。衆位管家。煩你們到外邊去。把盧廣成那奴才叫來。我有好東西送給他。快去快去。正說間。猛見外面走進一人。高視闊步。後面跟着幾個小子。但見。

存心傲物。立意欺人。一笑細蹙雙眉。端的似晒乾米蝦。片言訾開大嘴。直個像砍破口口。肚闊七圍。脹脹膨膨。那裏管尊卑上下。面寬八寸。矻矻碇碇。全不曉眉目高低。連鬚鬚黃而且短。秤垂鼻



匾而偏肥。頭戴軟翅烏巾。恍若轉輪司抱簿書吏。身穿重絲絳襪。依稀東嶽廟捧印催官。真是傀儡場中無雙鬼。權奸袍下第一奴。

白袍道人看罷。就知他便是盧廣成了。惡霸走到院中。看見道人坐在堂上正中椅上。他家大小婦女。却侍立兩傍。不由的怒冲胸膈。急急走入。大聲喝道。妖道。你敢在我府中放肆。你不怕凌遲嗎。白袍道人笑道。廣成你莫動氣。聽我說。我原是個遊方道士。今日從這裏經過。見你家家。率衆強搶良家婦女。我看了很爲不平。把他夫婦放走。又怕你無人陪伴。因此我來做代表的。惡霸那裏還忍受得住。喝令小子們。快把這賊道拿下。網送到衙門去。衆家人齊聲答應。一致強來動手。給道人把手一揮道。去。衆小子都跑開了。祇留下盧廣成一個。急的惡霸咆哮如雷。挽起雙袖。親自過來擒拿。道人笑嘻嘻用手一指道。跪。惡霸心裏明白。只是那二條腿。不由自主。便跪在地



下了。急得他通體汗流。不但兩腿。連自己兩手。也不能動作。道人笑道。廣成。你聽我教訓你。你是個軍門小舅子。休說百姓。就是本城小些的文武官。也沒個不刮目待你的。你也該存個的體統。怎麼光天化日之下。搶奪良家婦女。這些事。都是市井無賴行爲。有志氣的強盜。尚且不做。又看着兩邊的婦女們道。像這些堂客。大半都是你搶奪來的。婦女尚敢強奪。人家的房地金珠。越發不要說了。奴才。你怎不想一想。你有多大點福。一個人敢受這許多婦女。心上還是不足。奴才。豈不該下油鍋炸酥。裝入大磨眼中磨的嗎。你今後若再這般地橫行。我早晚間。定用飛劍來割你腦袋。惡霸耳中。聽得明白。口中却說不出一句話來。直氣得他雙睛突暴。怒形於色。恨不得把道人碎尸萬段。道人看出他意。又向婦人們道。我這樣金玉般好話。教訓於他。你們看他。這頭臉氣相。凶得倒像個惡煞。這非動刑不可。



說罷。用手在惡霸臉上一指道。打。廣成便伸開了自己右掌。就在自己臉上。打了五六十個嘴巴。直打的面紅耳赤。眼中冒火。衆婦人也
有驚怕的。也有微笑的。只是不能說話。道人又向衆婦人道。你們看
惡霸這兩隻賊眼睛。圓溜溜的。何等凶怕。鬍子都亂撐起來了。只是
他心上十分恨我的緣故呢。隨揀了二個年輕俊俏的婦人。指着惡霸的
鬍子。說道。這奴才。滿臉長毛。他可惡處。正在這東西上。你兩個
可下去。替他除去罷。兩個婦人立即走下來。道人又用手指住惡霸鬍
子道。拔。二個婦人又像得了將令一般。走至廣成面前。一個抱住他
頸項。一個雙手拈住鬍子。用力硬拔。拔的一絲一縷。紛紛落下。不
一會。將左邊鬍子已經拔盡。疼得惡霸通體汗流。每疼到極點時。惟
有哼哼叫着。道人見惡霸臉上的鮮血。從皮肉裏直透出來。又說道。
右邊的鬍子。我給你留下罷。正是

得寬人處該寬放

欲留情時須留情

欲知這位白袍道人。畢竟怎麼處辦惡霸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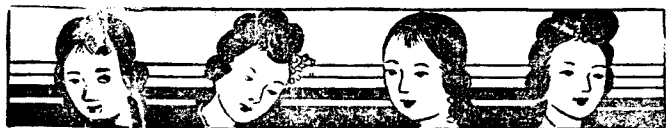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十八回

懲惡霸長跪受罪
逞文才酒令翻新


白袍道人。十分滑稽。口中說把惡霸右邊的鬍子留下。忽又一想。留不得。留不得。吩咐兩個婦人。又拔起來。拔了一會。見他嘴唇上。連左邊額下的鬍子。也都拔盡了。這時門外有許多閑人。因為大家知道盧廣成。搶了一個道士來。擁在大門外探看。白袍道人又向惡霸高聲問道。你心裏還惱恨我嗎。你自己知道自己的不法嗎。貧道心地慈悲。向來不肯誤傷人命。但照你盧廣成的罪惡。今天取了你性命。罪有應得。只奈蟻蟲尚且貪生。況你也是個圓頂方趾的人類。那會不愛性命的道理。所以特別寬赦了你。你明白嗎。白袍道人說罷。離座起身。向外便走。走到階下。又向惡霸一指道。貧道饒了你性命。你還該相送我出大門才是。廣成聽了。心裏實在一百個不願意再



去送他。恨不得抓住了妖道。立時打個筋折骨斷。纔算出了心頭一股怒氣。無奈心裏不願送。兩條腿却就爬起來。跟着道人便走。那些方才想動手捉拿道人的家人。也給道人把手一招。都隨着主人。兩人一排。齊齊整整。歡送出來。直到大門口。白袍道人又返身對盧廣成主僕。指了一指。飄然而走。惡霸方始恢復自由。手脚能動。話也會說了。但是改過心腸。仍然絲毫沒有。又吩咐衆惡奴。快把妖道拿了。切莫放他逃掉。誰敢不動手。停一會重責不饒。衆惡奴眼見主人。今天大受了這道人的虧。怎肯低首軟化。大家也就舉手拔腿。正欲追上去時。道人一聲大笑。早已回轉身來。向衆人及盧廣成又復各指一指道。不許動。惡霸和衆奴才。又復一齊不能動彈了。舉臂的舉臂。蹺腿的蹺腿。好像裝做的木偶無異。道人走回幾步。指着盧廣成喝罵道。貧道好言勸你改過。故而饒你性命的。你但願一己的快樂。攫奪



人家有夫之婦。全不想天地生人。各有配偶。人家的愛妻。給你搶來了。那失妻的人。何等心痛呢。貧道尚有許多公幹在身。不必對你多說。罰你跪到天暗時。方可入內。以後改過的話。貧道也就罷了。若仍不改。再敢強搶人妻。強佔土地。幹出一樁不法的事來。貧道立時可以知曉。也便立時可來割你吃飯傢伙的。說着。又向許多老百姓道。這惡東西的行爲。衆位大概都已明白。貧道這般地罰他。衆位看好不好。衆人都道。道長真是當世的大俠了。不知道長的法號是誰。請你說明了。我等可以替你傳揚大名咧。白袍道人回稱。鋤奸除暴。乃是貧道的天職。何必留名。說着。大步而去。霎時間卽已不見。於是衆百姓又紛紛議論。有的說。道人確是一位有道高人。有的說。定是呂仙翁純陽老祖變化的。但盧廣成却仍長跪在自己門口。背向裏。面朝外。臉上怒氣勃勃。兩個圓溜溜的眼睛。睜大着一霎都不霎。一



張闊口。張大着好像要吞什麼似的。看得衆百姓莫不好笑。文成嘉主僕二人。聽明白後。引爲真是一件聞所未聞。見所未見的事。成嘉又懊悔不曾早到許時。也可瞧見那位白袍道人。是人還是神仙。他有這般法術。不是神仙。也是一位神通廣大的道家了。大概便是冷謙呂顛仙一流的劍俠吧。可惜我文成嘉無福相遇。不然。也可問問他。和呂小姐究竟有緣沒緣。將來能夠成爲眷屬不成。正想間。只見盧家大門裏。走出幾個高高矮矮的人來。先把盧廣成抱住了。想抬他到裏邊去。免得跪在大門外。衆目昭彰。出盡醜態。所以盧家的衆姨太太。叫一般食客。帶領合府大小僕人。先把主人扛抬了進來。原來盧廣成府上。平時吃閑飯的青皮光棍。終有十多個常駐着的。僕人門老老小小。也有二十多名。拳頭大臂膊粗的惡奴。共有一十六名。那時出來五六個人。想主人的身體。雖然肥胖。最多三四個人可以抬回進去。



誰知幾個奴才。到廬廣成身近。大家用力抱時。竟像螞蟻扛螳螂。一動都拉不動。莫說抬將起來了。於是裏邊又增加五六個短衣壯漢。抱頭扶脚。許多人鬧了一會。只是拖不動廬廣成一些。衆僕人口口聲聲叫奇稱異。什麼主人在地下生根了不成。看得衆百姓們。個個好笑起來。內中有一個滿面橫肉。頸間生一個瘻的山東家人。因聽衆人好笑。便圓睜着一對三角怪眼。對衆人罵道。入你的奶奶。你老子挨苦。你們都快活嗎。胆小的人。便不敢回答。有幾個胆大的。也就回道。你這惡奴。勸你快不要罵人罷。你主人何等凶橫。現在弄得跪着不動。變了天打木頭人一般。你若凶橫下去。只怕終有一天。給那道人來處治你呢。這山東家人。平時原是個仗勢欺人的東西。這時聽了幾句話。怒氣勃發。跳出來捏着拳頭。要打說話的人。豈知拳頭不曾伸出去。忽有一件東西。拍的一聲響。正打中他的瘻上。只痛得他忙



把雙手按住。連叫不得了。痛死人了。衆人看時。却是一張瓦片。由空中飛擲下來。可是並不見有什麼人。於是大家又一致道。神仙又來了。空中的瓦片。不是神仙打下的。還有誰嗎。嚇得許多出來扛抬主人的僕人。頓時一個個逃到裏邊。只剩那山東家人。痛倒在地。一時爬不起來。衆人又道。你這東西。還想打人嗎。須知舉頭三尺有神明。從前給你們橫行不法。大概神靈在別地方管事。現在却常留在我們南京了。把你們一般作惡的人。一個個要來收拾呢。你快討饒。或者可以止痛。你再敢罵人打人。不肯改過。我們再請神仙。把你痛打幾下。你怕痛的。快快求饒。你不怕痛的。那只管由你倔强。憑你揀那一條路走。這山東家人。心裏實在氣不過。但方才打了一下。痛得渾身酸麻。再打上來只怕性命便要。不如說說軟話。免得再吃眼前虧了。因此便道。小人從今以後。再也不敢胡亂打人罵人。欺侮人



家了。請神仙饒了小人罷。小人將來若不改過。定然回不得家鄉。見不得爹娘。聽憑神仙怎樣處罰就是。快使小人止了疼痛罷。再痛下去。只怕頭頸都要痛斷了。衆人又道。山東家人。你現在不必多說。快給我們謝過罪。我們來向神仙一求。你的疼痛。即可立止的。我們平時給你們主僕欺侮得足夠的了。快給我磕頭謝罪。方可止得你的疼痛。山東家人。暗想向人家磕頭。多麼可恥。所以心中有些疑遲。只奈渾身的酸麻。頸上的疼痛。實在厲害不過。要想止痛。也顧不到丟臉不丟臉的了。還是讓我磕頭罷。再復一想。磕了頭。便是一輩子的笑柄。不料衆閑人又一致喊道。山東家人。你還不磕頭嗎。我們可要請神仙。把你頸兒上。再來一下呢。嚇得山東家人。急忙跪下。把頭磕地幾下。立起身來。果然渾身便不覺酸痛了。和衆家人奔到裏面。向衆姨太太回稟。不知怎麼主人的身體。好像生根了一般。小人用盡



了生平氣力。不能動得分毫。衆姨太太。有一半是願意服從盧廣成的。聽了自然吃驚。也有一半給他強搶來後。表面上怕他威勢。假意敷衍。心坎裏實在不願意做惡霸小老婆的。却很希望惡霸。今天長跪在門外。一輩子跪死的好。惡霸一死。我們就可跳出龍潭虎穴了。文成嘉主僕二人。也足有立了一個多時辰。覺到腿酸起來。況且人數衆多。又擠出了渾身汗水。因此成嘉卽向文德道。我們走罷。但這種見聞。實是生平第一次目覩。不知這東西。跪到什麼時候。纔能起立呢。那時江甯府上元縣衙裏。已經得到信息。有一般衙役們到來探看。縣衙門的馬快頭兒。名叫小狗子。最善趨奉人。平時見了盧廣成。終是低頭服小。此時一見他長跪在大門外。便上去替他拍去灰塵。又叫幾個夥計。一同來扶他起來。用去不少氣力。依然一動不動。小狗子連叫奇怪。什麼人會生根的不成。衆閑人又都叫聲頭兒。



請你不必費心罷。人家跪在地上。歡喜乘乘風涼。干你甚事。要來扶他呢。爲此看熱鬧的人。越發多了。文成嘉主僕二人。一時間擠不出來。擠了好半天。纔出人羣。耳朵裏只聽到人人痛罵盧廣成。今天該受這種報應的話。這條街上。有許多人。吃了盧廣成的虧。無處伸冤的人。那時買了香燭。點在大門前。向天磕拜。謝的是神仙下降。把惡霸懲戒了一番。此後的盧廣成。決不敢欺侮我們了。文徵明年輕識淺。心想地方有了橫行不法的人。不好到衙門中控告嗎。何必要待神仙來懲罰他呢。當時成嘉連走幾條街。只因一個心。念念不忘在呂小姐身上。好像什麼都覺不到欣趣。也就回到鴻運客店。走進門時。就見許多客人們。正在談論盧廣成強搶良家婦女。靠了湯軍門的勢力。誰敢去和他挺碰。豈知今天碰到的白袍道人。給他嘗了這種苦。我們金陵城中。少一個作惡東西了。文成嘉方始明白。因爲湯軍



門作了他符護。纔敢橫行不法。到了房內。洗身休息。從此在客店內等候考期。也有五六天光景。並無別事可寫。等到十五那天。各秀才紛紛入場。足有一千三百多名。大家想中舉子。青雲直上。求取功名。其中也有十七八歲的少年秀士。也有鬚髮都白的老年童生。橫豎他們要攷三天。且待考畢放榜。再行交代。回轉筆鋒。仍當提出姑蘇祝枝山府上。爲了岳父喪務。熱鬧非常。那天五七開弔。男女賓客來了不少。周文賓夫婦。也住在祝府。祝天生雖和成嘉分離了。却有周紹瑩來作伴。很覺投機。住過五七。因爲唐府陸氏大娘。做四十壽辰。周文賓和王秀英。給華秋香邀到唐府居住了。壽期過後。文夫人杜月芳。仍是天天到唐府上來。和秀英秋香奕棋。有一天。秋香在房中設席。款待周文二夫人。他們也爲已成知己。况又結拜過爲姊妹。一切俗不拘禮。真像同胞親姊妹無異。三人談談笑笑。飲了一會。王



秀英道。我聽見有人。行一個酒令。倒也有趣。用五句成語。湊成一串。但嫌其沒有韻。而且第四五句。還添兩個虛字在裏頭。略欠自然。他第一句用古文。第二句用唐詩。第三句用骨牌名。第四句用曲牌名。第五句用時憲書。憑人自己檢用。便容易了。我們如今六個骰子。隨手擲出什麼色樣。就從這個色樣起。第一句用骨牌名。第二句用五言唐詩。第三句用西廂曲文。第四句用曲牌名。第五句須要有韻。念出來纔覺得鏗鏘入調。秋香聽了十分高興。便問姊姊。要骰子出來。試行這令嗎。只是既要自然。又要有韻。這個令不怕費心嗎。便命丫環取過骰盆。放了骰子。送給王秀英道。姊姊先行個樣兒出來。王秀英取過骰子。擲了幾擲。成了色樣。是「羣鴉噪鳳。」便望着骰盆相了一會。說道。我獻醜了。說得不好。你們不要見笑。卽念道

羣鴉噪鳳。簫鳴鳳下空。分明伯勞飛燕各西東。五更轉。甘與

子同夢。

文夫人和秋香聽了。大家稱贊。文夫人道。這三句實在說得好。三句到五句尤妙。香心旖旎。讀之令人心醉。這個恐我不能。王秀英笑道。你凡事終有一番謙遜。等到行出令來。心中定又十分用心。不肯讓人一毫。文夫人也笑了一笑。即取過骰子。擲了幾擲。擲了個「鐵索攬孤舟」的色樣。便想了一想。即念道。

鐵索攬孤舟。滄江急夜流。他歸期約定九月九。夜行船。載沉載浮。

王秀英道。何如。我說你必有驚人之句。這五句如一句。比我的好得多了。這句讀西廂。更用得有趣。再要看秋香妹的。想必更好。定是後來居上呢。文夫人猶謙遜了幾句。秋香性急。急於要擲。也無暇謙讓。把骰盆移過來。噹啷噹啷擲了好幾擲。纔擲成了一個「將軍掛





印。「心中好不喜歡。便把秋波凝住。想了一想。湊成了五句。那笑吟吟的說將出來。是

將軍掛印。獨立三邊靜。總爲君有胸中百萬兵。得勝令。公侯干城。

王秀英贊道。我說後來居上。是不錯的。秋香妹這個令。真教我五體投地。惟有賀一個滿杯罷。秋香很是得意。喜孜孜的謙虛了一句。文夫人杜月芳。也贊道。果然好。但也是擲着了那個色樣。成全了她。也賀了一杯。並你伺候的丫環們。每人都飲一杯酒。作個大犒三軍。公賀將軍掛印。秋香旁邊的丫環都飲畢。這時王秀英的丫環愛珠。拉拉文夫人所帶的丫環紅杏的袖子。低低說道。我們奶奶的五更轉。甘與子同夢。說得有情。你們奶奶的鐵索攬。孤舟搭着夜行船。說得有理。華娘娘的說得有聲有勢。三個各有好處。紅杏點點頭道。你說得

一點不錯。王秀英等聽了。也都微笑。王秀英再擲。擲了一個色樣。是落紅滿地。王秀英要爭奇取勝。不肯就說。細細的想了一會。想成了一個。也很得意。便念道。

落紅滿地。拭翠斂蛾眉。只是昨宵今日清減了小腰圍。罵玉郎。不醉無歸。

秋香贊道。姊姊這個令。實在應得好極了。竟能說得這般蘊藉風流。我是說不到這樣的。說出來不免覺得有點粗氣。這是我們該賀的。便各賀了一杯。文夫人取過骰子。擲了一個「二士入桃源。」也構思了一會。想着了幾句妙語。遲遲的念道。

二士入桃源。桃源路可尋。新婚燕爾天教定。傍粧臺。攜同手。

秋香聽了。對着文夫人微笑。王秀英笑着道。你怎麼忽然想起初嫁的





時候來呢。這幾句真可謂風流旖旎極了。如見薰香對景。畫眉人偎倚粧臺。喃喃私語。索口脂香。我們今日在此。未爲不情。文夫人笑道。我知道你必要見怪。所以躊躇了一會。要想改兩句。又不及這個好。原是我的不是。說着。大眾都笑。羣婢也都齒齠。又各賀了一杯。又到了秋香。擲了一個「梅梢月上。」想了一想。念道。

梅梢月上。花樹影玲瓏。人間玉貌深鎖繡幃中。瑣窗寒。冷露濃濃。

文夫人先贊了好。王秀英道。你這個可謂溫柔香豔之至了。我却萬萬說不到這樣秀韻。這真勉強不來的。秋香只是含笑。又賀了一杯。那邊紅杏低低對愛珠道。你聽各人的令。真像各人的語言情性。連相貌都像。這是什麼緣故。若換一個說了。就便都不像本人了。愛珠等微笑。王秀英又取過骰子來。擲了一個「觀燈十五夜。」秋香道。這是

姊姊本地的風光。可以把那些百鳥百獸。神龍癩象。火樹銀花。一齊說出來。做個熱鬧燈節了。王秀英想起當年元宵看燈。哥哥搶了周解元來。方始結成姻緣的舊事。即便笑道。我也這麼想。但我未必有這力量。想了一會。纔念道。

觀燈十五夜。未醉豈勞扶。一聲聲道不如歸去。步步嬌。謂行多露。

文夫人秋香聽了大家稱贊。文夫人道。姊姊風流倜儻。情見乎詞。這幾句。如見姊姊扶着婢女。一步步的走來。又像姊姊在園裏看燈的光景。令人羨慕。於是各賀了一杯。這時文夫人便叫愛珠等。同着兩家的丫環。到後房去吃飯。這邊伺候的人。不必太多。王秀英聽得後房。也在那裏噹啷噹啷的擲骰子。有些噹啷的笑。和互相褒貶譏誚之聲。秋香道。他們也在那裏行令呢。不知行出什麼來。文夫人笑道。





就算她們也能說兩句。未必有什麼好的出來。終不如我們的。於是又移過盃盆。擲了一個「桃紅柳綠。」想了一會。即便念出。正是。

搜索詩腹應酒令

各顯胸中錦繡才

欲知三位才女。酒令如何結束。有何驚奇妙句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▲海上何可人先生精心傑作▼是家庭小說之王……

全書洋裝四大冊

明代
四傑

唐祝文周全傳

(雙套色封面)

▲此書曾經轟動全滬，銷數打破出版界歷來紀錄！

唐伯虎，祝枝山，文徵明，周文賓，這四位才子，鬧盡風流，人羨慕，個個讚美，惜乎坊間的俗本，不能詳述其中秘密，本書搜羅萬備，風流旖旎，桃色戀愛，一一盡載本書中。看了，如入衆香國裏，甜甜蜜蜜，恩恩愛愛，和和氣氣，享盡豔福。

■香豔處——九美洞房——互相恩愛——難煞唐解元！

■曲折處——枝山機詐——深謀遠慮——勝似諸葛亮！

讀此書，越讀越有味——越看越心醉——

注——本書每回有精細畫圖——

總發行
所上海

武林書店



第十九回

信口開河筵前鬧意氣
心裁別出才子說玄虛

文夫人擲出的骰色。乃是「桃紅柳綠。」想了一會。只是想不出佳句。於是搜索枯腸。用起心思。畢竟是位才女。便念出道。

桃紅柳綠。花與思俱新。隔花人遠天涯近。醉花陰。鼓瑟吹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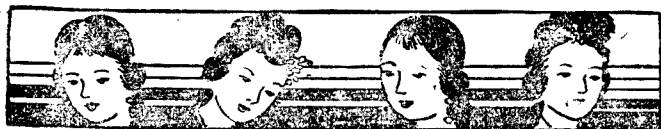
王秀英笑道。姊姊的詩品。終覺得比妹靈警得多。香膩光華。都從字裏行間透了出來。妹只好拜倒下風。文夫人謙虛了一會。秋香道。二位姊姊。都是女中李杜。惟有小妹自覺濫竽充數。非常自愧咧。請二位姊姊。吃一些菜。再行酒令罷。她們三人。俗不拘禮。大家隨意吃了一會。秋香又想出一個新鮮的酒令。欣趣很好。連接着應令。大家認爲無上樂趣。因爲明代時候。男女界限嚴密。越是有身價的女子。



終身不出大門。對於娛樂問題。實在太少。聚了幾個姊妹。行行酒令。何等快樂。不比日下的女子。可以上影戲院。入跳舞廳。到處可以娛樂。誰願搜索枯腸。行這酒令。這是時代不同的關係。且說唐玉麒祝天生周紹瑩三人。在西書房中。也在飲酒行令。忽然馮通政的孫兒馮茂雲。杭州王天豹父子。那天也到姑蘇來遊玩。因胞妹和妹丈周文賓。都在唐府。所以便到唐寅府上來拜望他。唐伯虎和天豹。尚是初次相會。所以在東書房中。備宴款待。又去請了祝枝山馮敏權。一共也是五人。天豹的兒子。名喚景清。倒比唐玉麒較長一歲。可是生性愚笨。讀書雖由祖父督責甚嚴。無奈資質夠不上。故而文章詩賦。還不曾做到完篇。字句更未通順。只能算一知半解。倒是一張臉兒。長得並不猷呆。正所謂聰明臉兒笨肚腸。更有一個歡喜多話的脾氣。不管對不對。雖在大庭廣眾之前。也會暢所欲言。盡量地搬了出來。



全不怕人家聽了。要恥笑於他。那天和唐玉麒相遇。高談闊論。他的說話。倒是不少。偏是在座的馮茂雲。大有書獃子氣味。生的靜默寡言的性格。和王景清却是相反。見他口若懸河。有時講得牛頭不對馬嘴。唐玉麒是主人地位。不能夠譏笑他。祝天生和周紹瑩。在杭州時會面。早知他這種健談的脾氣。並不認爲奇事。惟有馮茂雲聽得不服起來。心想他這般地會說話。不如出一個難題目把他難倒。想了一會。一時還想不出來。只聽祝天生和周紹瑩二人。談論唐詩中的李杜二人。祝天生說李太白。當在杜牧之上。周紹瑩却推崇杜牧。你瞧王荆公定詩。不是稱爲杜李。又選杜韓歐李四家詩。分明推杜爲首。却以太白居四。從元微之論詩。也說杜在太白之上。足見杜實高李了。祝天生搖首道。這種見解。我很不爲然。大凡詩以性情所近的。便認爲最佳。近李太白性情的。就說李好。近杜牧之性情的。便說杜好。



元微之乃是粗率之文。頽唐之句。和李豈能相近。當然要尊杜而貶李了。王荆公說李太白。只有一個家法。杜工部却能包羅衆體。這便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論斷咧。不知李太白實因不屑說那瑣碎的話。人們便說他不能做。這是大錯而特錯啊。唐玉麒也道。太白之詩。小弟也很歡喜。喜他是天才橫逸。有石破天驚之妙。王景清也胡調道。據兄弟看來。李太白是個不施脂粉。天然美秀的俏佳人。杜工部。却靠人工裝飾得富麗堂皇的美婦人。不知衆位意謂如何。祝天生等。都說王兄所論亦妙。把詩人比美人。比得多好。馮茂雲例外。並不說他好不好。心中只在想難題目。那時忽然想出了一個虱字。因卽口稱王兄。世兄博覽羣書。方才議論風生。使小弟茅塞頓開。實屬佩服之至。敢問一個虱字。在什麼書上是最古。詩詞雜說上。可以不用講的。王景清一聽。突然一呆道。這個字倒很冷僻。書本讀過的。實在不多。兄



弟的讀書。雖也讀了不少。無奈記憶力太弱。自幼兒又效學那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的意旨。對於這虱子。在古書上想起來。實在想不出一邊說。一邊用足腦筋。忽然笑着道。唐史上有王猛與符堅一捫虱而談。不知可算古書嗎。馮茂雲聽了。暗暗好笑。周紹瑩忍不住道。王猛符堅以前。還有不少。據我所知。那院藉的大人先生論君子之交域內。有一何異虱子處禪中」一句。不知可最古嗎。馮茂雲搖頭道。再古還有咧。唐玉麒也道。史記上有「搏牛之蝱。不可以破蟻虱。」那不知可算最古嗎。祝天生笑道。這還在商子之後。古有虱官。見於商子。漢藝文志傳。商君書二十九篇。後來失去三篇。內有仁義禮樂之官。為虱官杜牧之書。其語於虔州。孔子廟碑陰曰。彼商鞅者。能耕能戰。能行其法基。秦之強日。彼仁義虱官之。因為人義是人心生。好比虱從人垢中生出來的一般。所譯虱字的意義。如同容易生殖



得繁密的解釋。不知馮兄意爲對不對。馮茂雲忙道。祝兄高論。佩服佩服。兄弟當進賀一杯。搶着酒壺。向天生敬過一杯。祝天生就發起行酒令。今天相聚一堂。實非偶然。因卽想出一個唐詩令。每人說一句。須要嵌花名。嵌數目的。這一來。苦了這位王景清。別人都能應令。臨到了他。便要罰一杯。第二個令。是用紹瑩做令官。第一句用毛詩。第二句用唐詩。第三句須用俗語。而且意思要連貫的。祝天生唐玉麒。天才敏捷。他們一想便有佳句想出。念了出來應令。惟馮茂雲學問雖好。天才是萬不及那小唐小祝小周的。所以臨到他時。就要等候半晌。方能說出。臨到王景清時。他倒老老實實。稱說這種很難的令。叫兄弟一時間實在想不出。只好罰吃一杯罷。馮茂雲行的令。也很古怪。王景清終是受罰。後來王景清做令官。他也得意洋洋道。兄弟讀書不記。所以今天大大吃虧了。現在行的是叫「一字三變」令。



小祝小唐等聽了。大家不懂這種令法。忙道。請教王兄。先說個令式。弟等可以依樣說出。王景清卽笑嘻嘻道。大家先各喝一杯。方可開令。衆人滿樽好了酒。各自飲乾了。景清又道。我說一個大字。下邊加了一點。便是太字。把下邊的一點。移了上去。便是個犬字。衆人聽了。都說這也有趣。王景清的旁邊便是祝天生。酒令該輪到天生說。天生想了一想道。我說一個木字。下邊加一畫。就是個本字。把一畫移了上去。變爲未字。今官該喝一杯。挨次輪到周紹瑩。他胸中早已想好。所以並不思索的道。我說一個杳字。下邊加了一畫。是個查字。一畫移到上面。變爲香字。衆人嘉贊。王景清却又喝了一杯。輪到馮茂雲。他想了片刻道。有了有了。我說一個白字。下加一筆是個自字。一畫移了上去。變成百字。衆人都說也好。可是王景清大喊不對不對。加到上面。太短一些了。怎算是個百字呢。馮兄請罰酒一



杯。馮茂雲不服道。只要像字。長短是沒有關係的。王景清道。字的筆畫。那可不講長短的理。譬如一個未字。上一畫應該短的。你如果長了。不是要變為末字嗎。所以馮兄的白字。實是免強。馮茂雲又辯道。照王兄說來。似乎太嚴於責人了。王兄第一個是大字。該說把下面的一點。放在上邊右角上才對。祇說移放上去。放在當頭。或是左邊。那還像什麼字呢。王景清道。這可是強詞奪理的話了。小唐小祝小周等。忙雙方解勸道。大家不必罰酒罷。馮兄再說一個字。王兄認為對的。便可不必罰酒。王兄如能再把不是處指出的。再吃罰酒怎樣。王景清道。這樣也好。請馮兄說罷。馮茂雲因為小唐等解和面子的關係。不便和姓王的動鬥。因道。待小弟另想一字罷了。想了一會道。我說個曰字。中間加一丨。是個田字。移了上去。變為由字。不知行令官以為對不對。王景清又大搖着頭道。馮兄又該罰酒一杯了。



便給茂雲樽滿了一杯。叫他快請。茂雲怒得跳起來道。什麼又該罰酒呢。請王兄把這受罰的理由說明白了。纔能飲罰酒的。王景清笑嘻嘻的道。馮老哥。你却不必發怒。待小弟說出緣故來。叫你服服貼貼吃這杯罰酒哩。你說的可是曰字嗎。加一一。成爲田字。這是不錯的。但把一一。移到上面。不是成爲白字嗎。如果說了把一一透上去。變成由字。這可算不錯了。試問馮兄是不是應該飲罰酒。馮茂雲道。罰是該罰的。不過你這令官。太不公平了。田字是對的。不過由字稍說錯了一些。最多該罰半杯。方算公平。要罰一杯。太苛刻了。小唐等也道。罰半杯果然公平。那麼馮兄請吃了半杯罷。王景清道。兄弟認爲這個令。很有趣味的。再連行一次怎樣。祝天生第一個贊成道。那也很好。請令官先說罷。王景清對於這一套酒令。在家裏行過好幾次的。把好幾個能三變的字。記熟在胸中。可說是他的拿手本領。當時



又說道。我說一個王字。中間加上一點。成爲玉字。一點移到上面。變成主字。不知衆位兄台。認爲對嗎。小唐小祝小周都說很好。我們該各賀一杯。席上吃了個滿堂紅。獨有馮茂雲和王景清。有了意見。心中只是怏怏不樂。又在想難題目出來。把他難倒了。方才的一個虱字。已把他斤量點穿。如今又當二次坍塌他的台。纔能出得罰酒半杯的一口氣。再挨到祝天生。便道。我說一個十字。下邊加一畫。是個土字。移了上去。變成干字。王景清拍手道。很好很好。兄弟該賀一杯。祝王二人。各飲了一杯。周紹瑩早已想好一個字。一經輪到。就說道。小弟說一個丁字。下邊加上一畫。是個于字。移了上去。變成丁字。王景清道。這個字。却很冷僻。但也可用。兄弟當乾一杯。就對唐玉麒道。請唐兄應令罷。小唐心思敏銳。一想便着。我說一個卜字。下邊加了一畫。是個上字。移到上面。變成下字。不知還合格



嗎。王景清贊道。很好很好。又該請馮兄見教了。馮茂雲上次受了半杯罰酒。這一次却用足心思。想出一字道。兄弟說一個水字。加了一點。成爲冰字。移到上面。變成永字。不知王兄。還有什麼批評嗎。王景清笑道。兄弟記得冰字。要加二點的。現在祇加一點。不是一塊薄冰了嗎。照理大家平喝半杯怎樣。小祝等都說。如此倒也公平。王馮二人。一同飲完。王景清又道。方才馮兄出了一個虱字。點考小弟。小弟實在材淺學薄。不能回答。久仰茂雲兄才高學廣。博覽羣書。請問美人纏脚。究竟於何朝何代。始創的又是何人。小弟對於這個問題。懷疑好久。請茂雲兄不棄。加以指教爲幸。天生等都是風流才子。聽到這個問題。倒也認爲極有趣味。大家都說。這也很值得研究的。馮茂雲一聽。却不很贊成。好好地行酒令。怎麼要說到臭東西去呢。忙拱手道。小弟敬謝不敏。那金蓮小足等句。四書五經上是



沒有的。恕不奉答了。王景清又問周紹瑩道。表兄是位小才子。大概終該知道。請卽指教。使弟可以多長一些學問呢。祝天生大笑道。王兄好學不倦。求學求到小足上去。實是一件妙事。周紹瑩道。纏足風氣。大概是起於陳後主罷。在陳後主以後。女子不過略加纏束。使不像男子般寬闊罷了。自後主酷愛小足。宮中嬪妃。大家拚命的裹纏起來了。越纏得小。越算美觀。所謂「上有所好。下必有甚焉哉。」一些兒不錯。王景清又發起大家說一笑話。當做酒令。誰能說得席上大笑的。各人飲一滿杯。說得沒人發笑的。該自飲一杯。說不出的。該罰二杯。小唐道。這倒也有趣。小周道。把笑話當酒令。未嘗沒有。不過王兄做了兩次令官。這一次該請祝兄當令官了。他贊成說笑話。先請令官說一個特別新奇的笑話。使弟等大笑一次。吃了東西。容易消化呢。祝天生也不推讓。說道。兄弟見聞淺陋。要說新奇笑話。只



怕不能應令。記得有一位新婦。因夜間漏尿在床。有一滑稽詩人。贈他一首詩。嘲笑得很爲發噱。他詩云。

丹青不用自成龍 夢裏頻頻告出恭
智伯有頭無可用 沛公如廁不相從
非關雲雨巫山溫 若決江河大地通
枕畔忽驚郎喚醒 方知身溺水晶宮

天生說畢。衆人大笑道。這首詩。果然嘲笑得極有趣味。我們大家各賀一杯。後挨到周紹瑩說。他也並不思索道。兄弟記得宋代某文人。仿護麟解體作一屁解云。

屁之爲臭。休休也。發於身。泄於大腸。雜出於稠人廣衆會集之場。雖大人先生。亦不免於放也。然屁之爲質。不睹其形。不一定有聲响。又無也可辯。非若屎尿精濁紅經白帶然。然則雖有屁。不見其爲屁也。小便我見其爲尿。大便我見其爲屎。精濁紅經白帶。

吾見其爲精濁紅經白帶。惟屁也不可見。不可見。則雖謂之弗識也亦宜。雖然。庇之放。必有屁屎其後。出爲撒屎放也。撒屎者必先屁。屁因未嘗不可識也。又曰屁之所由放出者。在股不在口。若屁之放。翻從口出。則或且弗識也亦宜。

周紹瑩說罷。小唐小祝王景清都哈哈大笑道。這篇屁解。真是篇絕妙文章。連得老學究氣派的馮茂雲。也禁不住好笑起來。於是大家各賀一杯。臨到了小唐。唐玉麒笑道。兄弟說笑話。實是門外漢。說出來。只怕兄等不致捧腹罷。王景清道。唐兄何太謙虛。以唐兄的才華。定有驚人滑稽話說出來。使弟等大笑一場呢。唐玉麒卽道。

從前蘇州。有一位醫生。熟讀了唐詩。每事不取材於風雲月露。有一天。一個患癩癩的鄉人。到來就診。醫生道。這種病。非藥劑可治。更不是刀圭所能奏效。你回去可用百子鞭炮。繫在頸間。取火





燃燒。鄉人依言。回去一試。嚇得奔逃數里。乃向醫生責問。醫生道。這便叫「爆竹一聲催癩(臘)去。」

小唐說畢。席上衆人。都大笑道。這個醫生。可謂熟讀唐詩的了。弟等應該各賀一杯。再挨到馮茂雲。茂雲道。兄弟甯願罰酒一杯。實在無話可笑。無笑可說。王景清笑道。馮兄何必謙虛。逼着他定要說一段笑話。馮茂雲想了一會道。

有一近視眼。到友人家去聚談。在半途中和友相遇。該友知道他所往。乃把手指作五柱狀。攔在他臉兒前。近視眼見了。只道是柵門已經關閉。因大呼道。天尚未夜。什麼柵門已經關閉了。快快開門吧。

馮茂雲說罷。衆人也大笑道。這種笑話。倒也有趣。大家各賀一杯。再挨到王景清。景清便道。我有一篇臭屁賦。做是並不是兄弟做的。

不過是聽得來的。請衆位聽了。

今夫流惡千古。書罪無窮者。亦惟此臭屁而已矣。視之弗見。聽之則聞。多呼多吸。有肚無吞。厥本源於臟腑。乃作祟於幽門。其氣也者。影不及形。塵不暇起。脫然而出。戛然而止。杜一室之妖氣。泄五穀之敗餒。沈檀失其繽紛。蘭麝減其馥郁。其爲聲也。非金非石。非絲非竹。成烈帛而振響。或連珠而疊出。或啞啞而細雨。或吐吐而病呼。或爲唏爲嘔。爲呢南。爲咤叱。爲禽啼獸吼。百怪之奇音。在旋之者。智巧之有餘而受之者。笑廉恥之不足。其爲物也。爲獸之獍。如鳥之鴟。如黍稷之稂莠。如草木之荆棘。擬以罪而罪無可擬。施以刑而刑無可施。其爲害也。驚心震耳。反胃迴腸。雖亦氤而亦氲。實無芬而無芳。變山珍海錯之味。汚商彝夏鼎之光。繡儒錦服。掩其燦爛。珠宮貝闕。晦其琳琅。凡男婦老





幼。中斯毒者。莫不奔走辟易。啞吐狼籍。謂與人臭己。而無不二
敗俱傷者也嗚呼。天地爲爐兮。造化爲工。陰陽爲炭兮。萬物爲
銅。乃爲之人兮。亦竊笑其陶鎔。以心肺爲水火兮。以肝木爲柴
薪。以脾土爲轉運兮。以穀道爲流通。釀此極不堪之毒蠱兮。使人
掩鼻。而莫測其始終。已矣乎蛟窟數尋。可覆之以一練。雄關百
仞。可封之以一丸。惟此孔竅。實無物之可填。雖有龍陽豪士。深
入不毛。然止能塞其片刻之吹噓。而不能杜其終日之嗚咽。宜其壞
風俗。輕典禮。亂先王之雅樂。失君子之威儀。侮其所又當侮之
人。而放於所不當放之時。又誰能禁其聳肩掇臀。倒懸而逆施哉。
予小子維蘇。學宗顏孟。德並朱程。接斯文於未墜。幸大道之將
行。旣必尊乎聖賢。自見異而思攻。爰命子弟。並告家兄。削竹爲
杖。裁木爲釘。挺其已往。釘其將萌。勿避薰蒸而返施。勿驚咆哮

而休兵。自古皆有死。誓與此臭屁。不共戴日月而同生。

王景清念罷。小唐等拍手大笑。馮茂雲也忍不住好笑起來。於是大家各賀一杯。王景清好不得意。一陣笑聲。東書房裏的唐伯虎聽了。急忙走到西書房來觀看。因是主人地位。執壺先向王景清滿樽一杯。王景清立起身來。口稱唐叔父。你老人家來得正巧。請你說一個笑話。小姪方始乾這一杯酒。唐寅聽了。不禁好笑道。賢姪愛說笑話。先請說一段出來。待愚叔聽了。然後奉陪一則如何。王景清對於此道。平時東採西訪。肚中到有不少。當下又說出一樁新奇笑話。不但幾位小才子捧腹大笑。連得唐伯虎也拍掌大笑一會。於是王景清堅請唐伯虎快說笑話，正是

笑話何多常常有

說來全在妙語中

不知唐伯虎說出什麼笑話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


第二十回

聯吟分韻老虎惹譏嘲
妃白儂青毒蛇受奚落

唐伯虎來到西書房。因有那位王天豹父子。尚是初次光臨。所以格外客氣。特地親自來敬王景清酒。誰知這位老姪。他是不懂客氣。就真的不客氣。和唐寅父子。還是初次會面。他到一見如故。拉住了要求唐寅講笑話。唐伯虎原是一位快活人。心想怪不道他們笑聲喧鬧。原來把笑話當做酒令。倒也算得別出心裁了。他們既然有興。不妨也和他們鬧一次罷。因想腸中笑話很多。但他們都是小輩。況且有玉麒麟在座。粗俗的笑話。當然不能講出。稍用思索。卽道。

有趙錢孫三人。都有眼病。姓趙的患那左眼斜視病。姓錢的患那右眼斜視病。姓孫的患那近視眼病。那一天。三人聚會在一堂。翻看一部四書。至「觚不觚。觚哉觚哉」處。趙姓的斜着左眼。便口中



念道。「角不角。角吉角吉。」姓錢的斜着右眼道。趙兄念錯了。這是「瓜不瓜。瓜戈瓜戈」啊。姓孫的湊近書本上看了一會道。趙錢二兄。怎麼都會弄錯的呢。這是「瓢不瓢。瓢我瓢我」啊。

唐寅說罷。王景清第一個拍手大笑道。唐叔父的笑話。究竟不俗。既不脫書卷氣。又是滑稽得入情入理。小姪等應當各賀一杯。大家飲完。唐寅就對景清天生等道。四位賢姪。請多用幾杯。愚叔恕不奉陪了。原來東書房裏。有那四位老輩唐祝文周外。還有一位王天豹。他們今天聚在一堂。也是興緻勃勃。談鋒很好。起初也行了幾次酒令。後來又論起詩來。正談間。唐寅忽聽得西書房中。一陣喧笑聲音。不知爲了甚事。因此表面借敬酒爲名。其實想看個明白。不料却給王景清拉住說笑話。唐寅心想。王天豹的父子。正可算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其實倒是位爽漢。祝枝山和文徵明。那時詩興勃勃。又大論起詩來。



文徵明問老祝。你對於那幾首詩最愛。祝枝山答道。我愛的是七絕。像杜牧做的幾首。「折戟沉沙鉄未消。」李義山的「君問歸期未有期。」七律像李太白的「長恨歌。」「行路難。」杜少陵的「古柏行。」公孫大娘舞劍器。七律像李義山的「無題六首。」元微之的「謝公最小偏憐女」等。不過今天要我都背出來。只因此道荒疎已久。恕不多說了。不知文兄所愛的是那幾首。文徵明笑道。兄所歡喜的。弟也歡喜。不過罷有五古。像孟郊之「慈母手中線。遊子身上衣。」杜工部的「侍婢賣珠回。牽蘿補茅屋。」寫得多麼沉痛。七律像李太白的。「鳳凰台上鳳凰遊。」崔灑的「崑崙太華俯咸京。」崔曙的「漢文皇帝有高台」等。兄弟時時吟誦的。文徵明說着。又問周文賓道。周兄所愛的。只怕另有一派罷。周文賓笑道。唐詩三百首。都是全唐詩中的精華。我最愛的像高適的燕燕歌行云。

「戰士窮邊半死生。美人帳下猶歌舞。」

這兩句。把軍隊裏的生活說得苦的自苦。樂的自樂。人們都說杜工部的詩。和李太白詩格。大不相同。據我看來。杜工部的詩。有時也很像太白處。就是那首寄韓諫論云。

今我不樂思洛陽 身欲奮飛病在床 美人娟娟隔秋水 濯足洞庭望八荒
鴻飛冥冥日月白 青楓葉葉天雨霜 玉京羣帝集北斗 或騎麒麟翳鳳凰
芙蓉旌旗烟霧樂 影動倒景搖瀟湘 星官之君醉瓊漿
羽人稀少不在旁 似問昨日赤松子 恐是漢代韓張良

這一首詩。豈非神似太白嗎。唐寅文徵明祝枝山都道。這詩果然活像太白。唐寅又道。我知韓昌黎謁衡岳廟。和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。和杜工部又像同調。不知兄等以為怎樣。祝枝山拍手道。此論已穿透我心了。但我說七律格律很多。要以浩氣流轉為上。以我看來。如望





薊門一格云

燕台一去客心驚 笳鼓喧喧漢將營 萬里寒光生積雪 三邊曙色動
危旌 沙場烽火侵胡月 海畔雲山擁薊城 少小雖非投筆吏 論功
還欲請長纓

這一個詩格。最稱絕妙。後人摹做的很多。如柳宗元的「上城樓高接大荒。」劉禹錫的「王濬樓船下益州。」李義山的「猿鳥猶疑畏簡書。」都是學這種格律的。七律中也有最真切的。像白香山的「望月樓有感。」祝枝山又道。諸位以為那些唐詩。首首是佳妙的嗎。可有可議的沒有。唐寅卽道。誰說沒有。據兄弟論來。那首杜少陵夢李太白詩。不是人人贊美的嗎。他詩云。

死別已吞聲 生別常惻惻 江南瘴癘地 逐客無消息
故人入我夢 令我長相憶 恐非平生魂 路遠不可測

這一首。本來是絕妙好詩。但他恐怕不是夢的真太白。以下接那魂來楓林青。魂去關寒里。這兩句。不是夢的死太白嗎。何勿刪去了這兩句。直接

君今在羅網 何以有羽翼 落月滿屋梁 猶疑照顏色

照這樣寫來。倒覺含蓄不盡。更覺有生有色嗎。祝枝山笑道。唐兄所論很有見地。那個楓林青。關寒里。果然有些鬼氣。文徵明又道。兄弟愚見。還有那僧皎然訪陸鴻漸一首。律不像律。古不像古。不知是什麼人所選。那詩云

移家雖帶郭 野徑入桑麻 近種籬邊菊 秋來未看花


扣門無犬吠 欲去問西家 報道山中去 歸來每日斜

這一首詩。若講是律。顯露了來去二個字。失去律的格局。只可算似是而非的詩句。後人斷不可學他。可說最是毫無意味的一首了。周文





賓祝枝山文徵明三人。都說唐兄論詩。可謂道前人所未道。使弟等得到不少新穎妙論。今天的歡敘。可算不是空費了。唐寅謙讓道。三位詩學精深。實在弟上。兄弟不過是一己的愚見罷了。王天豹在座。聽得多麼頭痛。怎麼是律詩。怎麼是絕詩。詩中妙意。怎會弄得明白。所以只能呆看。真所謂猪八戒吃人參。一點也懂不到。聽了半天。再也忍不住了道。四位才兄。你們老是談論古詩。把小弟拋在一旁。但知你們搖頭擺腦的覺到有趣。那知兄弟是個門外漢。坐在一旁的冷落呢。唐伯虎一聽。忙拱手抱歉道。王兄幸勿見怪。難道王兄不懂詩韻了嗎。小弟是不信的。王天豹對周文賓一指道。唐兄不信。問一問我妹丈。便知真假了。周文賓不待唐寅詢問。就搶着說道。內兄果是不精詩學的。我們且想一個極普通的酒令來頑頑。一不許咬文嚼字。二不能用書本的句語。那麼使內兄也可加入。大家可以同樂了。文徵明



道。小弟倒有一個對戲曲的酒令。我們五人。誰出上聯的。便是令官。挨次而對。第二個對得好。出對的該飲一杯。對得不好。對對的應喝一杯。連環的挨下去。大家都輪到出對。都又輪到對對。不知衆位意下怎樣。王天豹一聽對戲曲。暗想這還不難。四書五經不熟。這戲曲名胸中記着有不少。大約不致會對不出吧。當下也贊成道。文兄的主張。兄弟倒也贊成。就請文兄先出一個。文徵明便道。我出的該是唐兄先對。挨次從右轉左。一會兒就是一個兜圈了。我出的是「折柳。」唐寅不待思索道。兄弟對那「掃松。」祝周二入。都說對得很好。老文該先飲一杯。文徵明也道。唐兄原是對對天才。今天我坐在他上面。可說太吃虧了。他就乾了一杯。請唐兄出對罷。唐虎伯即道。小弟出的是「打店。」挨過去。該是王天豹應令。天豹即道。兄弟學識淺陋。須待多想一會。不知唐兄答應嗎。伯虎道。時候可以不



限的。請王兄慢慢想來是了。天豹暗把許多戲曲名字。在胸中一個個背着。背到「逃關」一曲時。自己又想了一想。上聯是打的店。下聯對的是逃出關。似乎很為切合了。於是笑嘻嘻叫一聲子畏兄。兄弟獻醜了。對的是「逃關。」不知切合否。祝枝山等。都說對得很好。唐兄該飲一杯了。唐寅馬上把酒飲乾。也笑着向王天豹道。王兄這對。十分工穩。足見錦繡文才。隱藏胸中。如今才吐露出來。請出對罷。王天豹聽了。得意洋洋道。這是偶然給兄弟瞎撞中的。那裏說得上藏有錦繡文才呢。他想了一會。覺得這一戲目不新奇。那一戲目太好對。想了一會。方才出了一個「偷鷄」的上聯。挨過去該是祝枝山應對。老祝一聽。略一思索。便哈哈大笑起來。眾人問他為何好笑。祝枝山只是笑個不住。弄得王天豹不明不白。稱聲祝兄因甚大笑。莫非兄弟不該出這二字嗎。或者太覺俗氣了嗎。祝枝山帶笑着道。算兄弟



對不出。該罰一杯罷。天豹道。那決無此理的。以祝兄的大才。那有這事。請祝兄對個妙對出來。兄弟等着喝一滿杯罷。祝枝山笑道。如此。王兄催逼小弟。小弟倘有不是處。請你還要原諒才是。王天豹笑道。行酒令。原是尋尋快樂的。請快說罷。那麼祝枝山在笑聲當中。說出了「伏虎」兩字來。衆人一聽。果然大家大笑。唐寅恐怕天豹不快。說道老祝。你終是帶此滑稽性質咧。因爲王天豹的外號。從前搶去周文賓時。人人稱他做老虎。「伏虎」二字。分明是取笑天豹。但王天豹並不有絲毫動怒神氣。反而也大笑道。這伏虎果然對得很好。而且妙語雙關。兄弟該飲一杯便了。再請祝枝山出對。枝山道。我出的是「跪池」。該挨到周文賓對。文賓便大笑道。祝兄什麼本來面目念出來了。誰不知你是有季常癖的。恰會出了這兩個字。有趣極了。枝山也笑道。捕風捉影的話。怎可相信。姓祝的怕老婆。跪在房中。還沒



誰瞧見。眼前倒有一人。因為男扮女裝了。給人家一經看破。便爬在樓板上把頭亂磕。這纔是真正的「跪池」呢。說得衆人都好笑起來。周文賓想起過去情形。記得果向王小姐磕過頭的。未免有些心虛。因此也想對一個翻翻他的舊卷的文章。腦海中略一思索。就大笑道。老祝。兄弟在未對之前。也須告一個罪。請你原宥才是。小弟對的「拔鬚。」衆人聽了。拍手好笑道。這真是天造地設的妙對了。我們大家。應該各賀一杯。賀這妙對才是。因為祝枝山。從前給陸昭容打到祝府上。有拉去幾根鬚鬚的一樁舊案。現在給周文賓借着戲曲名目。對了出來。所以都說妙對了。祝枝山乾過一杯。各又賀了一杯。再後輪到周文賓出對。文徵明應對。一個圈子已經兜到。也想尋一個關於文徵明趣事的戲曲題目。可是一霎時。不能想到。只得出了一個「踏雪」的上聯。文徵明便對着「墮冰」的戲目。大家吃了些酒菜。又連環



行令一周。究竟這種對聯。在才子眼光裏。認為太容易了。再連環行去。覺沒趣味。所以收了令。又暢談了一會。可是時候不早。已有三更將近。祝枝山喝得有八九分醉意。便要辭歸。唐寅堅留不住。祇把小祝留住了。一面吩咐備轎。送枝山回府。文徵明因為老婆給秋香留住唐府。也使住在伯虎家裏。好在周文賓王天豹都在。三人同宿一房。說說談談。覺得非常有趣。杜雪芳和王秀英。住在秋香房中。三人也有笑有說。到三更後方才散席。那邊西書房中的幾位小才子。除了馮茂雲回府外。其餘王景清周紹瑩祝天生和唐玉麒。四人同住一房。也是非常有趣。那幾天唐伯虎府上。多麼熱鬧。後來住過幾天。杜雪芳定邀王秀英和秋香到文府上去住幾天。王秀英似乎不好回絕。因此那天二位佳人。多到了文府上去。她們一到文府上。周文賓王天豹。也一同跟去。唐寅白天也到文府。到晚上回來。周紹瑩王景清當



然也都跟了去。那末小唐小祝。也就去住在文府上。和紹瑩景清天天喝酒談心。文夫人見了唐玉麒周紹瑩等。便想起自己兒子文成嘉。不知這一次鄉試。能否中取。有一天文府門前。只聽鏜鏜鑼聲。有報喜人報到。府上大爺。高中了第七名舉人。文徵明夫婦自然臉上增光。喜氣洋洋。唐寅周文賓王天豹等。都在文府。大家向他道賀。秋香和王秀英。也對杜雪芳賀喜。我們唐祝文周四家的後代。要算姓文的最有風光了。文夫人謙遜道。府上令郎。將來要取功名。預卜易如反掌。日後定能還賀二位的哩。正是

出人頭地可預卜

易如反掌取功名

欲知六成嘉中舉後。對婚姻一事。如何解決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